



仲蔚先生集卷之八

吳郡俞允文著



五言絕句

柳塘

高柳映春渠
浮烟引輕素
香杳人羣遠
落日下荒渡

隴江

雙松出岵巔
浮陰映清澗
待渡竟何人
日暮成徒倚

雪

晴開數峰雪愁陰尚平野
冥冥天壤間誰為掩扉者

松

結根大壑陰蒼然出塵表
經年抱霜雪偃蹇日

月老

竹

曲池自清泱瀟灑落空翠
竟夕不聞人居然有靈對

朝日

朝日映川素積霧山影黑
鸕鷀飛鏡中芙蓉照

船中

月出

月出霧露滋溟濛如朝靄
僧鐘隨空香時復近

寒瀨

水仙

繁英簇寒瓊勁葉剪深翠
獨夜秋風來奇寒

子珮

龍磯

神龍潛溪澗往往不見已伏矯日在眼寧無度
陽子

臨江館

瀾瀾清江流迴環幾千里時看遠雲渡日夕成
徒倚

仙臺

高臺何嵯峨朝朝出雲烟仙人去已久遺蹟空
茫然

古閣

飛閣何崢嶸迥出丹霞上禹蹟竟何如臨流獨
惆悵

蘭蕙畹

幽然讀書處階前多楚芳春雨時開花芳氣長
滿堂

松篁徑

蕭蕭脩竹枝落落長松陰地偏無氣雜惟有幽
人心

麒麟山

門前麒麟山蒼然插天表時有白雲來下拂屋
木杪

鴻渚

淼淼江上洲落日映空曲遙看遠鴻度下伴漁

舟宿

茶焙

西山三月時籠焙十萬家家起茶烟山山冒

青霞

鴛鴦

鴛鴦不獨宿雙棲紫蘭叢詎知幽閨內繡被含

香風

庭中橘樹

庭中有嘉樹垂垂耀黃金一朝霜華落復作丹

砂林

嵐霏

嵐霏不成霧地靜人亦閒銀雲拖翠頰玉指

清灣

松筠徑

高松蔭綠苔攢藥映脩榦清風颯然至色與烟霞亂

蘭蕙階

春雨蘭蕙滋芬芳滿前軒采之紉雜珮不在樹與沅

仙臺

縹緲古仙子遺跡徧荒臺含烟復含雨室有祀花開

鴻渚

木落秋雲高月寒洲渚空時見清淺流唯有鷗飛鴻

楚嶠

淼淼江漢流日夜浮楚嶠連天遠岬嶽雲水相照耀

戲做純陽

獨雁下江秋荷卷白於雪天風吹蘭華波光滿明月

浮雲捲碧落長嘯
秋影
清冷萬里芙蓉洲
明河

擬古

迢迢明河漢
青天淨如掃
薄暮竟何言
流螢度
裏草

送謝教授致仕歸襄陽

落日盪歸帆
春風漢陽渡
久作江南人
忘却襄陽路

欲上卧龍山
長懷入荆楚
久不到衡陽
已作吳

人語

紫薇

千葉復萬葉
初疑安石榴
分房出韶艷
循翫及

清秋

桂

葉葉黃金花
時向月中落
聊將雜佩贈
詎此芳

杜若

水芙蓉

八月清光上
穠芳照水中
汗泥曾不染
雜雜水

芙蓉

淡竹

似竹還非竹綠堤被淺涯天然生異色石黛點
青花

枕卷

宿雨初收際清陽乍吐時口脂猶自濕欲語恐
人知

雜詠

六月堪獨往欲使暑氣消陰陰竹林下灑筆寄

清謠

遙觀山中雲吐吞無已時人家住山下不知知
不知

松古枝亦少一枝一枝勁棲鶴無低昂乃可見
本鞋

松老變奇色榦青枝復青一拂綠綺絃彌覺風
泠泠

山迴橋復出水斷路還通扁舟竟何取垂竿釣
點中

平湖葭菼中濯足仍曬經懸知賣魚還酒酣志
意廣

春鳩卒田上靜寂無鳴聲不知天時意思而復
思晴

陰陰叢竹根長如清露時積氣不能散生蘭復
生芝

山深晴亦陰况復積雪時開窓茅簷下似不融
凄其

古樹無一葉寒鴉夜夜棲勁枝長欲礙鷲起復

高飛

蕭蕭五柳樹盡日無人行時逢獨往者惟有醉
先生

谿光含樹淺雨氣冒山深四野暝色來歸人何
處尋

山暝雨來急橋低水漲初谿頭有漁父下經村
鱸魚

落落長松下青青不計年携筇且未拂三峽聽
流泉

寂寂谿山曲蕭蕭樹木疎
白袍垂釣者志豈在
求魚

野竹不擇地參差生石根
斜枝與亂葉青翠自
飛翻

業業綠葉裡積雪不凝寒
欲知妖豔色宜向月
中看

苔華若丹砂蒼實同一時
奚獨松與柏不為歲
寒移

仲蔚先生集卷之九

吳郡俞允文著

七言絕句

塞上曲十首

雲黃沙白是胡天生不逢
時恨在遙老將從來
多用絕嫵媚馬家像祈連

蔥關雪淨月蕭蕭大將功
成玉帳高
馬不愁
西極遠上林新種紫蒲萄

風高塞虜入龍堆大羽調
弓象月開
一片黃雲

秋磧裏遙看精騎列雕來

萬羣哀雁北來稀宛馬初調塞草腓無數金茄
吹滿月單于分隊獵霜歸

大漠荒秋日暮天黃河西北望成烟羗胡轉戰
無時歇漢將旌旗日夜懸

征人萬古沒胡中百戰難收一戰功隴上長愁
雲不斷何年重向玉關東

將軍赴利能深入直度月氏斬折蘭破虜功多
日親貴降胡十萬到長安

金鞮玉勒控龍媒泮水芙蓉對日開兵氣盡成
烟霧起夜漲新破右賢來

張騫窮使到河源廣利留叱望玉門不惜連年
誅大宛當時汗血隄烏孫

戍幕橫行千里餘環營盡用武剗車日暮風昏
沙磧起連翩分翼遠單于

宮詞六首

海日初通內苑花分林香氣撲紅霞層層七寶
雕闌裏猶有輕烟向外遮

曉烟籠樹露垂窠不是凝妝態更多半咽香風
含笑語叢叢春色醉湘娥

太液池頭雨半收綵雲樓閣禁中秋傳語漢女
能分巧細縷斜穿透玉鈎

雪晴鴉鵲尚澌澌天子金輿出每逢新粉
朝較早坐熏龍腦膩紅泥

一承恩澤入蓬萊別賜輕繡稱體裁剪得辟邪
新繭子絲房宮女闌看來

鳳城門外踏歌聲院院燒燈綵
眊睛宣與內家

今夜直每從花裡聽交更

贈法貞上人

高僧不出住花宮百衲袈裟手自縫遙想千巖
秋色裏六時放梵下虛空

寒食

小閣啼鶯春漠漠青霞欲曙柳娟娟梨花細雨
嘗新酒寒食家家起暮烟

有感

漢武求仙事最迂自然山澤盡清臞蓬萊不信

無人到紫殿清齋學步虛

無題

青衿白臂紫綃裳翡翠斜分十二行最愛隔花
人不見玉盃閒自浴鴛鴦

搗衣二首

月榭朦朧夜色微清砧不斷曉雅啼十年少婦
閨中力誰寄遼陽萬里衣
重關月色早涼分夜夜砧聲逐塞雲淚盡天南
與天北胡笳同是月中聞

泉

能將映地復飛空冷色遙清石上松千載已無
人洗耳祗應流入亂山中

園居

蕭蕭無伴獨為家靜裏經春任物華綠樹千重
啼百舌香風吹盡紫藤花

送吳處士

春來愁雨復愁寒此夕憐君各盡懽明日舟行
三十里城中山色隔城看

夏日園居

經年香氣發雲霞長日清齋煉玉華一徑已從
烟草綠滿林肥雨橋初花

鶯

暖日青垂弱柳絲蓬萊天仗出花遲皇州二月
春如海百轉空聞陌上枝

雞

月落空營舊壘在寒風獵獵大荒西驚魂易斷
江南夢惱殺重城未曉啼

雁

江上芙蓉錦作堆蘆荅如雪一時開可憐月下
差參影萬里相呼入塞來

雜詩八首

高天無雲紅葉晴長松倒映萬壑清地編盡日
無人到獨往谿頭待月生

菰蒲水溪菱角肥朝朝採菱多暮歸時一片

春洲綠寂寂洲長人語稀

稀微遠樹林春烟水上清峰落日遙風急晚來

歸客少渡頭長泊下江舡
蒼山高頂出雲晴瀑水杉松帶雨聲谿路入烟
猿鳥亂不知何處有人行
遠樹高低不斷林半山落日半山陰白雲杳杳
向空盡一入松谿霧已淡
千山暮雪暗平沙長空片片飛梨花渡頭無人
雪更厚扁舟不到戴逵家
草樹陰陰谿閣清獨開一徑蔣生行千年積石
唯蒼翠何處流泉漱玉鳴

五月谿涼草閣淡遠山重疊畫陰陰柳條拂岬
綠如雨無數菰蒲長碧溥

送休寧汪禹東之武林

聞君已得青霞秘此去昇山不到家試問長生
如可學為徒幻漏覓丹砂

牡丹

花時傾國亦傾城不在貧家冷地生別出一枝
閒淡色更於何處惹多情

荷花

荷花蕩漾晚風涼半面嬌紅水上妝零落漢
游女伴只今獨得裏衣香

黃葵

中庭秋色晚芳遲帶露嬌黃一兩枝朝日影中
含冷焰情無人處欲開時

雞冠

頭垂赤玉碎丹砂別是秋容一種花若比闌雞
冠上色千金不到賈昌家

瑞香

綠樹婆婆出不長蟠枝葉裡吐芬芳空階清露
日未上揀得一枝分曉妝

山茶

山茶多種山人家此地寒多少看花聞道南中
競暖處千花萬蕊簇丹砂

芙蓉

秋來江上水連空蕩漾輕舟不耐風我欲涉江
若箇伴為頭憔悴採芙蓉

玉樓春

嫩白紅紫露華層層香瓣簇金芽美人倚
妝前色不是西湖寺裡花

葉伯實中歲生子以王明佐所作蘭玉圖
見示因大快寫爲松芝草并詩奉賀

徂徠真骨老龍精葉葉長含雨露榮香髓千年
龍甲熬變成芝草着根生

題畫

古樹幽篁滿綠苔遠山一半夕陽開眼前有景
無人會恨不披雲此地來

漁景

漢秋江烟雨空一竿垂釣水雲中魚錢入手
得渠醉不繫靈舟趁晚風

寒食得春字

荒原無路少行人一片黃茅野火新獨有棠梨
孤塚上年年寒食哭殘春

奉酬徐使君子與以詩相邀撰汝寧志意

遊嵩山四首

萬裏頻驚歲月除紛紛暮雪暗空虛平明

因信逸我西遊強著書

十年病首臥柴荆自嘆踈慵送此生誰謂江
村未盡白頭猶竊著書名

與君一別鬢千秋終日思君汝水頭淚媿遠勞
分祿至誰須連謁五諸侯

落花啼鳥苦裊顏欲乞長生煉九還抖擻為辭
須里去與君騎鹿到嵩山

題画

天開萬疊翠芙蓉石上流泉韻晚鐘坐久不知

空翠落丹霞裳上寫烟容

山翠濛濛隔市喧蟻高惟有白雲屯知君隱處
無多事落日平原見遠村

春思

庭前風掃落花多日日春風怨綺羅百舌亂啼
聽不得機中小婦欲停梭

江上孤亭落日間白雲縹緲水潺潺芙蓉折得
無人寄遙寄愁心萬疊山

綠楊影裏日光遲枝上黃鸝欲轉時若逐使君

歌舞處自拓新句寫烏絲

沉沉溪院別為家
畫日鴛鴦漾綠紗
獨自有情人不見
沿階開徧蜀葵花

瞳矐曉日照芙蓉
半出屏間意轉濃
聽得琴心無一事
春風幾日到臨邛

落落長松仙事深
梅花如雪滿空林
壺中自有成丹火
局上應無賭勝心

羣山萬壑樹縈迴
一雨初收滿綠苔
閣畫長無事坐
點頭野鹿近人來

綠烟縹緲樹朦朧
一道飛泉挂碧峰
直到點頭通曲檻
靜看容與夕陽中

寂寂山中意若何
山中惟有白雲多
雲多采藥無人伴
野鹿相隨過澗河

宮詞

春宮二月每當家
逐日閒階望翠華
行過海棠開盡處
一葉晴雪暗梨花

有懷金陵

禁樹經霜一半紅
蓮葉宮闈在虛空
長干月

長如畫十里笙歌香藹中

湘妃

不共當年漢女游羅衣翠薄不勝秋蕭蕭野竹
湘潭上獨自含悽雲水頭

清泉寺川上人

泠泠金粟破黃塵萬里還投乞食身苦海西頭
應有岬不知何處渡迷津

上人自歎而來孟中貯墨徧施擅越乃關

募疏

水晶盃裏碧松煤白業翻將黑業來自是蓮香
生火宅海中珠藏一時開

川上人西還附詔王仲房

龍山飛雪滿蓬廬多病年來懶寄書一片閑雲
行脚底為余直到輕川居

贈川上人

聞雲寂寂鎖龍宮萬頃春湖洗碧空惟有白雲
聽誦後向人長嘯月明中

有懷元吳兄弟

春花落盡又芙蓉不得瑯琊錦字書日極天
心更折朝來白髮不堪梳
蕭門秋色使人哀萬里浮雲暗不開幽興只
愁裏盡南臺猶喜薦書來

晏坐

空林六月每朝飢偏喜涼風着夜吹晏坐不知
新月上為看茉莉欲開時

畫白鷹

蕭蕭氣散萬人軍畫作奇毛白錦衣
樹葉中

殘積雪黃沙壑上度孤雲

題畫

淡院曛曛掩曙霞暖風吹軟繡榻紗停針細語
無人聽開編階前夜合花

宿鸞脰湖

天邊瀲灩碧山流萬頃平湖畫玉鈞今夜愁心
落何處烟空一葉坐扁舟

雜咏

何用逃形與避名辭未誤得古人情谷口不

丹詔屏山腰長見白雲橫

飛歌

殷勤低唱解鬆鬢一片春心不耐閒老去只應
尋樂事整將白髮惱朱顏

題白頭鳥

朱闌斜轉晝沉沉新葉初齊復綠陰
秋風鏡面還自照忽驚花底白頭吟

題文待詔玄墓四遊小幅

暮光著處使人迷柳暗花繁雲水低
一路松田

光福寺太湖還在石橋西

山尖欲出沉青靄松頂長含雨氣新
茅閣半開安穩坐恰將好景待幽人

山重重處樹重重一道飛泉掛碧松
松徑窈窕堪獨往白雲不起起孤峰

千年荒殿滿青苔盡日無風湖上開
更是空山春色晚誰人為掃落花來

雜詠

登樓連巒漢復漢青嵐白霧盡陰陰

疎林下足有幽人會此心

九月涼風百草腓
閭閻兒女盡啼飢
如何野
垂簷實養得長須
鬼子肥

谿水幽迴隱路長
鮮雲芳草自生香
春來
千朝醉午餉長炊
百日黃

秋江晚照圖

澹澹澄江杜若秋
青山半斷白雲流
初看遠樹
通殘照已見長天
挂玉鉤

白鸚鵡

葉葉戴暎染鶯黃
別產奇毛似雪霜
深
解人語鏡前
銜得著衣香

謝金圓南餉二泉天池茶

獨往陽冰聽松處
自汲山中陸羽泉
一棹
能為我達萬今日起
茶烟

達之中斯不已過乎况元美纂累世之誨業承
國家之寵數宜竭心公朝以熙贊休烈然後靡
容暇豫奏瓊璫之響煥鸞龍之文協之雅頌與
仲山吉甫之倫俯仰于天子之庭岳之昂委竹
帛令千萬世無乏其美不當與偃蹇淪棄之士
商榷雕蟲也於其行姑以是謝之

送趙庶夫遊武夷序

自越西南行千里始入閩閩之山水最勝聞者
膝而初得者莫如建安之武夷武夷者蓋山

有仙人武夷君蓋漢武帝時用方士言

夷君具山故云山具絕崖壁刺削金石無土

枕回谿谿有九曲湍流折送行二日所始盡

路至是山益溪負勢爭高其遐恠極無蹊徑可

下上人適閩與自閩而來者無不言武夷之勝

故有未至而慕之慕之而力不能至既至而亦

能窮好遊者咸以為恨趙廬夫遂控學而以恬

引自為又遠託慕於武夷而王叅軍君美曠而

好竒遂要廬夫以畢武夷之遊廬夫喜屬余敘

其事余謂廬夫于武夷嘗未至而慕之矣今慕

之而力復能至矣其至也必能振拔穢累揭其

天標以釋余所謂向者之恨以窮其勝余甚喜

乎其為言也雖然昔吳均謂富陽至桐廬一百

許里其山水徃徃使人窺谷忘返閩之山水最

如武夷又不知使人何如耳且武夷君後

世多隱淪異人余又懼廬夫之果有合乎而未

知其返也叙以送之

送顧舜祥授四川鹽課提舉赴治所詩序

蜀山崎嶇東大江道徑四塞鑿山而通又關
狹阻耐容人行行皆仰側與霞開起其下也若
從雲墜而不知其所以反視故所跡徑則阮連
谷迷如復無徑閣道離屬緣深迫高線有不測
之巖鬱鬱浮浮目不可竟極過者往往為愴楚
蓋古蠶叢魚鳧之國當井絡之次天地之外區也
願舜祥方授四川鹽課提舉均輸成都嘉慶等
七郡三州之鹽將行或有稱蜀道難者余以為
不然舜祥瑞飭而雅厚信而不薄與人敬而臨
事忠自能夷險一致而其先相國文康公又以
弘度偉望為今天子所倚重者越有年載其子
孫必不肯斂轡還車以怠若事且王遠步言登
汶頰峨眉為不朽盛事而每馳心焉何則登培
樓者起衡霍之心游洎滄者發江湖之思若舜
祥既受命茲土而又獲此偉觀能無情乎是行
也於舜祥乎何有舜祥數欲余言余因賦此作
為舜祥申別若夫脩牢益謹衡石均輸以贍國
用而流味於四方使民知利之所利而不知有

害溢為嘉祥以熙聲天朝取介位紹前烈者則
在舜祥而已余不得而贊焉

送狄博士之國子序

昔漢室之盛文帝尊鄉儒學乃因秦舊官置五
經博士于時言詩則有申培公轅固生韓太傅
言尚書則有伏生言禮則有高堂生言易則有
田生言春秋則有胡毋生董仲舒而後世傳業
者侵盛公卿大夫士吏亦斌斌多學之士其或
致書匡主位列九卿咸極其道而司馬遷獨著

之列傳以為儒林故博士之職于今日慎其選
上叅訓胄之重非通洽高行者不得由是任焉
今狄君端厚醞雅簡質冲夷研討六籍屏居守
志泊然不屈于世務以易中鄉試補青田學官
能出其所有教授子弟灌溉深滌者五六年而
青田今知有狄氏之學名聲大著遷南京國子
博士居於斯任也可謂克讐其文矣余友國子
徐道潛是古而遷于學明先生之道而無所
牴牾今為狄君門人方與天下之士就灌溉焉

滌之下君又當出其所有叢眇論於金馬石渠
之署使天下師心曲學融結陶鑄咸歸之大同
不亦盛歟于是教化之行繇內及外可以覃及
重譯天下又孰不知有狄氏之學乎非若一邑
一川之區區鑽仰而已若徒分行課日使生徒
趨赴進退於廟廡之間而無所可否則何以率
勵多士以風四方乎今道潛屬余為序以道君
之行久矣因書此以并質于君而欲進之于儒
林也

送周若蒙良醫之任序

汝南周若蒙讀書屬文四十季試於有司卒不
克售其旨以為士固因時而建功之路不一不
肯碌碌復俛首諸生間而以先世嘗受竒方入
掌上藥遂去充良醫而游襄王之府以發其所
蓄積朱和甫文學厚於若蒙相與謀同游之士
三千人屬余為序以道其行而惜其志之不達
也余改為之序曰古者裂土封建諸王為天子
之藩屏故置吏目師傅下逮僚屬莫不慎擇其

人而漢時諸王多賢尤尊響文雅天下博聞強
識之士亦莫不趨而歸之其時則有若申公魯
生入楚賈誼傳長沙鄒陽枚叔游梁董仲舒之
在膠西大山小山及蘇飛左吳八公之後之容
淮南凡此數子足稱一時之選而諸王皆敬禮
之而其國係以輕重名聲無窮焜耀王室今襄
為名藩而聞王之賢不後於漢之諸王如若蒙
之文雅其嚴若又以方伯之重碩德偉望有教
一素其往也必克響其旨而發其所蓄積王

不自忘其帝緒之貴而接遺之有禮如數子
者之在諸王時也非直以藥石針刺灸瘵而已
而奚志之不遂也且枚叔當以楚太子有疾談
七散之文以散之言太子之疾可無藥石針刺
灸瘵之而宜以博聞強識之士論說要言妙道
使之變度易意而其疾自 其言可謂醫之
至良者也若蒙從 其言可謂醫之
得無必其行乎是若序

御史之職冠法冠衣繡衣在殿陛之上則督察
以奏不法巡行風俗則糾姦剔蠹以肅清違滯
稜威所向靡不豫震古之所謂御史之職如是
而已今八閩陳公以御史奉使巡行鎮常蘇淞
四郡獨以為不然以四郡久罹兵戎旱潦頻仍
加之此時之坎民之凋瘵寄命漏卮不且束以
陌憲公至之日乃遂決去准絕開張維新之化
以文德之暉昧也則弘誘以樂育之武功之急
棄也則簡稽以振厲之黎氓之阻飢也則賑贖

以聚食之天札之溢至也則醫藥以療治之武
士之冗食也則按伍以汰除之骼骸之棄野也
則榷積以掩瘞之固圉之煩苛也則緩罰以宥
刑之恩澤之不普也則竭忠以對疏之公之忠
惟憂勤履道而弗悖煦嫗仁篤秉德而能冲至
指吏之會墨有成於民者則又不廢恒憲下采
物聽上格天心由是靈潮翔涌乎糴舟雨雪不
愆乎常候甘霖降於林樹醴泉出於川谷補苴
之應獲稼而臻方之公雅避驄之謠文化埋於

之奏茂如也豈此古之所謂大賢歟公既按部
一年當復奏 天子天子嘉公之賢復詔驛公
拊循誠此方之至幸也茲以十月之吉言歸上
都士民不勝感德悵慕之私某猥廁諸生謬蒙
獎掖於公是行其於感悵實倍恒品輒敢倩上
圖公之德禎而系之以頌以為使歸之獻將俾
媿美往哲垂之系今尤以見 聖主之得賢臣
政平而頌興也

送歸開甫赴長興序

一之人其傳於後世者以為非今之人所可及
皆過論也熙甫明經行古之道其為文以司馬
遷劉向揚雄班固之後為法其為人恬淡敦實
淡湛簡素口雖不能鼓明有造次之才然文教
而辨其述叙事理治亂成敗若日星之照燁白
黑不相混也熙甫雖生於今之世豈可謂不及
於古之人耶且熙甫非古之道不行非古之詞
不法天下翹首歆其風聲而乃數不讐於春官
之試徃歲始舉進士第次又下不得居承明之

侍之列鋪揚謨誥之詞而出為長興吏使之煩
但於簿書諍訟之間此殆古人之不過時者也
人謂熙甫必邑邑不懌而熙甫乃絕無芥蒂以
為能自專使百姓又安致中興之功而聲名施
於後世者唯郡守與長吏也吾安用邑邑為哉
是知熙甫之賢誠不異於余所云也余與長興
徐子與善子與仁厚篤雅亦不欲為今世赫赫
之名而又能知熙甫喜熙甫之蒞其地也數以
書來言其民俗之所宜他日倡熙甫之化使百
姓又安致中興之功而名聲施於世者必子與
也是長吏與民之賢其道相濟而化實相率非
不過時者矣又今刑部尚書晉江黃公嘗為長
興百姓蒙其德立祠五峰山中子與屬王青州
之大夫為遺愛之文余則丹書刻石熙甫之往
之年可傳於後世者當不後於黃公余將採華
以俟而以告子與

送大中丞觀所周公赴江右治所序

三十有三年春惟茲校吏弗德弗柔褒其凶頑

我東鄙肆掠境內江南數郡之間靡沸而不可
解列校緣戍屠潰者相望徵兵四出海內騷然
煩費矣由是 天子為之旰食公卿大夫勞於
校笑時雖日勤致討而阻衆犯威未即殄殪公
時以御史日膺誕命巡行大江之南監其軍事
以董不虞夙夜罔懈乃弛乃張建忠弼之謀奮
鷹揚之烈申弭明誓以速天伐且兵早相乘倖
羸狼顧千里之內化為寇墟輒復剋奏大飢上
啓 天衷散其廩積以贍群梟是時民安寇遏

底有茂勳報勞未幾荐有督學之命敦懿博大
之度弘碩淵粹之學進式多士聿觀厥成迄茲
十有一載然仍罹大水寇害未夷百姓流離寄
命漏卮而睿斷精專仍任公鎮撫兼之節制以
還舊邦以綏衆志公尤殫竭謨猷潛機達變不
務不伐示德示威內輯瘡罷外推狂醜殆於寢
聞嚴警而常以居安慮危榮規伏能克嚴備豫
屢者寇果以歲久弛備復凌風駕舶沿海內伺
而不知我備既素臨戰之日曾不挫刃而傳

略盡所謂隻輪無返者未之過也士女恬嬉行
旅驩通以為公真柄是文武之道施功德於民
非一事一日而已咸相與肖公之像而祠之使
無忘於世世古之方牀潔侮詩人歌之克國薄
伐揚雄頌之而乏師模之重是公蓋度越二子
矣今 天子增公之秩移撫江右將撫日以行
咸復相語曰昔公之來若渴得漿若寒得衣今
公之去是吾之飢且寒而失懷與衣也如之何
其弗思余方荷公展願之隆而公之道又得民
之深若此其能默默乎遂叙不腆之詞以為公
西行之獻若其道大化光必當入贊皇猷比跡
臯夔爰魏魏中興之績工言者將復秉筆以效旂
常之書不敢贅也

濱州別駕金公五子字序

濱州公子大年四十始有子王太史繩武為文
賀之曰昔商瞿年五十八無子其母欲為更取
室而孔子使之齋毋為請留孔子曰無憂也瞿
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濱州年過四

十復生四子人亦咸嗟異之以為濱州之克遺種德而太史有以發其祥也時太史名其子曰允成後濱州自名其四子曰允殖允文允武辱濱州之知重以別駕之請不敢辭竊惟古者名以制義字以尊名亦所以釋名也曰允成者生而信能成其宗紹其世德且復協於商瞿之徵實天啓其胤而俾之蕃也

以字之曰胤甫
殖於土必有茂

美之華行之滋殖於躬必有茂美之舉宜字之曰茂甫曰允文者經天緯地以成其道則謂之文文不惟能資其身亦足以昭其憲於世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宜字之曰憲甫曰允武者夫武固不可黷而戡亂定國則非武不克詩云允武之師以定王國宜字之曰定甫曰允揚者書曰明明揚側陋揚備舉也君子負卓異之才雖居側陋之中當必為顯者之所備舉終不以側陋而或道也宜字之曰備甫夫字固所以

名而釋名之義然德不成者則曷由以名其
行不殖者則曷由以茂其譽文不賁者則曷由
以昭其憲武不克者則曷由以定其國才不卓
者則曷由以副其備是字非徒釋夫名而尊之
也而亦有規道焉今濱州五子咸穎惠駢秀而
專於學遊僞造入國子彬彬有聲是必能知樹
世業者也余遂以是字之復釋其義以規其成
以符命名之意而書其說為序云

送邑博厚菴計君遷國子博士之任序

邑博厚菴計君頌表人也頌表去京師萬餘里
累卜弟子春官之試直以跋涉回遠遂屈教茲
邑君之志以為邑博職在清簡日與羣弟子聚
而習焉將復益遠其學而知其詞必有合於春
官之試而後已也居甫三年君實能以師道自
任而弟子咸澡身浴德以就其模範而不敢悖
其師之教由是君之譽寢以闡於諸公間而亟
有博士之拜時或以為君之志竟不獲伸才之
大者果不獲盡其用也余獨以為不然者司馬

遺讀功令及廣勵學官之路而至於興歎今
士在太學參訓胄之尊發跡釋疑俾濟濟多士
率底於學以為邦家之禎所謂太平之原其在
茲乎且方今國家急於用賢其于世也惟賢之
是任而未嘗限其資三山溫公其資固不異於
君也屬以御史為吳郡守再遷而為中丞受
天子之寵命董節制之師以臨塞垣於國家有
干城之重天下亦皆知有溫中丞是誠以賢而
不以資也然其事豈遠哉今君有懷偉博大之

姿通敏練達之識而又佐之以經術之醇雅其
施於政也必能推知其績自著美譽以贊揚中
興之化如溫公者如是而君之志豈果不獲伸
而其才果不盡用於世哉余既知君之賢重聞
君之拜是職也然後知諸公未嘗以資限君特
欲大展其才以為君發跡之始地君行必當副
諸公之所以望君者而不宜自少也余不敢無
叙其言以道君之行而因以為規云

賀太學君魏濟甫五十序

魏恭簡公以其道自振於濂洛之後歸為大儒而光祿典簿公為恭簡從弟愷悌仁厚克恢世業雖躬屐末僚薰然以長者之譽溢於士大夫之口若古稱向之與伯華兄弟之美豈不相類乎今光祿之仲子太學君濬甫溫醇易直和粹夷雅交於世也未嘗有詭異之行讀書為文尤能探討奧蹟剋勵不怠而卒不克讐其志乃檢誨厥子並以才雋登造士之選心通而藝專識剛而志端知者莫不器異之而又歷聘名邦與之遊居以勤鏃礪之事父子彬彬劬其家法為魏氏良子弟信乎盛德之積有不誕昌其後者歟余以是知濬甫矣濬甫與余友善家邑西郭外信義里屬寇亂徙城中時從往來其仲子大用每以文字過余尤數今濬甫年五十而大用與兄大經請余言為其大人壽余生與濬甫同歲後濬甫五月而余跼蹐衡茨稟病苒苒有年蓬髮歷齒愒愒不知久生之歡濬甫承世德之舊於賢子之奉而又能冲退養真食服并耕

蔣珍奔道遙園廬神完而氣通以永保性命之
期余視濟甫有若遊於方之外者辱其請不暇
自憂大為之喜而有慕焉濟甫豈誠樂乎遂叙
其意以復二子以賀濟甫

送董山人歸將樂序

徐使君子與為汀州時始識董君於將樂君善
画往歲因延君長興君嘗為余圖狀圖成傳以
示人人皆誼然相指笑以為酷似余余固不能
自識其似與否至觀君所為與人圖狀無不酷
似亦不必盡余之熟識凡一與余邂逅接類者
皆能使余卒然識之而知其為某也余尤自嘆
生且七十九年初不自識其狀一旦乃由君識
之而歎君之善画也且不特其狀之能似往往
於其咲語動止無不寓之點染毫末之微君真
能出於形骸之外而得其神矣夫神不可見
亦以神遇之也時余輒綴言贈君以優孟學
辨故事以發君之神士大夫聞余言者以為
有實徵莫不爭相薦拔謂君圖狀如顧道

遂久留吳越間而名益著今以其地多與
春秋高即決然欲歸而別余山中象推挽之
能得於是其等復請余言以伸睽離之思余
愴君之不能留而又嘉君有孝至之行非直
其技津津自喜浮沉而專取資於世者也乃
目諸君之請綴言以道其行

送蘄州守滁州石戾入覲序

天子四十有一年春正月元日惟大朝會
畢至考其行事最黜陟之以教勸沮由是
州守石戾將奏最 天子其僚友吳郡顧君
祥與古歙李君元峰方佐戾之理事必受成於
戾乃集以戾之弘風長譽辟猶雕鶚之厲天
舟楫之汎溟海而其最于法當陟懼其去而無
所模範也舜祥乃遺書千里屬余為文發其
以願慕於戾者且曰嘗出余所為文示戾戾
喜其有合於古願非余之言亦無以有合於
私竊媿且幸焉而不敢以辭余惟吏治之進
民而能興利除害還境使淳者惟郡二千石

其公聞侯有吏... 賦有期程無宿負... 之費數以萬計... 有經每事豫集... 之煩侯亦蕭然... 真賢哉矧侯博... 民獲其利化醇... 也其往也必得... 斬然斬之民將... 秩久於其治而... 無有邑邑於懷... 復舜祥而謝其... 送淳梁吳先生... 送淳梁吳先生... 凡士之舉於鄉... 授學官三年法... 將以博采天下... 巧劫之法而獄... 藩道經于斬供... 不知有紛張促... 罕嘗自矜其能... 以經術緣飭吏... 良吏無以加... 不當久留於... 使得賜金增... 侯舜祥姑... 送侯序以

送淳梁吳先生之任海寧序

凡士之舉於鄉會試禮部登乙科及下第者選授學官三年法得再試唯選轉它職則否國家將以博采天下之賢而亦以賢者之不必盡

於一時也浮梁吳先生之不過於時也為學
於茲有二年矣側聞先生之於學也旁采博
研幾極原日未嘗輟觀於書先生之於為文也
含精漱腴擣藻擢穎煌煌乎參衆鈔而獨得且
貌恭而氣柔言確而行敦不飾矯以拔異不取
同而委隨學者尊之齊其進趨方將崇弘濟乎
人倫行當賈勇乎甲科奮巨鱗而縱溟漲張勁
翮而乘積風辭尺鷃於蓬藿謝涸鮒於潢汗誠
以先生之賢殆始不遇而終遇矣屬者監試頗

表甫竣事而遷先生為寧海令而又平限於法
之所不得為以讐先生之志余由是益歎賢者
之不盡遇於時其過者又未必盡如先生之賢
也且寧海海壖下邑島夷出入郊坰之際師旅
之所蹂躪百姓駢跡而錯處其間如是者而乃
以先生居之是猶驅驥駉而服鹽車也雖然賢
如先生其於民也必能興利去害以覃安瀾之
化弭境外之侵垂功德於遐迹曷足為先生之
哉余幸允濟承先生之德教乃徵士大夫之

言為詩歌以道先生之行余素叨先生之知
知先生之道光大始嘗以為先生惜終不以為
先生喜遂書其略以引其端云

送朱憲曹赴閩臬序

言山川之勝者必西至蜀南至閩至粵始極焉
然皆去中州數千里而獨閩為近閩雖左控濱
海右連百越而水陸道里之險阻于蜀粵惟得
其十之一二焉故凡仕宦而至干閩者稱為美
任孟春之言憲曹朱君受命選部將南轅閩中

相與之士滕餞盛集具美乎詞余既辱君父子
之知而媿無以貺遠輒敢申之以言而且以見
君之是行也蓋不特為美仕而已惟君以文雅
貴仕世其家自唐以來千餘載而于今尤為著
著元兄太宰公有厚望為朝廷重臣端鎮雅俗
子弟生而承焉奕簪纓之舊不知有黼績梁肉
之榮成恂恂有萬石君家法太宰之尊府侍
公君之伯父也亦嘗按節閩中德刑之政

以永永稱賢者豈特美仕乎云哉若夫山川
勝雖不欲昌志乎盤游當自得於豐暇閑逸
餘以羨其歡愉溫麗之什他日有道余以聞之
事所謂知吏事而能文者在君而已若曰不然
吾不信也

贈大雲菴雲上人序

釋氏自如來初未嘗與中國通而迦葉摩騰
竺法蘭始以其經來至于洛下迄今已二千

季其斥而闢之者不可以數計然而王公大人
以至秀行高德之士往往猶依慕而尊禮之者
何也余以為釋氏之所以異于我者固無足論
至其為道真能絕嗜欲出死生了性藏仁實
隨順而與世之矜榮誇權競險關進經營毫
之後辟猶重昏之與朗照若釋氏吾庸盡在
闢之耶此其所以同于我而能使天下依慕
尊禮之者非妄也余性多晏執而與時使遠

于釋氏乃喜與之游蓋將善其所以同

若雲上人者服通於本郡之大雲菴大雲寺
雲寺之別院廣陵南園之故趾實曇法師之
塔在焉地狹偏與景育幽竒古括交清涿池
映信禪刹之名區也余與集雲性公為方外
餘二十載去來性復必經行且上人常師事
性公智涼慧辨兼闡藥方法趣玄超旁舍風
有若斯人雖未必盡通其道殆所謂釋氏之
也夫既以其地之勝而復有其人故余尤喜
之游焉郡之諸寺都絕缺負久難其任而上人
乃權示應身屈領是職于是文學之士與上人
游者咸以為上人之為是也必能慎攝律儀堅
持教戒依勾圓脩應形殊對演一音之教開六
道之道者矣豈徒然而已耶而吾凡與上人游
者於言不可廢且以余能知上人與其道之非
妄遂屬余為之言以寵其事

水東日記序

水東日記者吏部左侍郎文莊葉公之所著也
其書專於記事最古綜今闡諸軍國特為通

書凡四十卷以其書成於淞水之東名為水東
日記云公名盛字與中崑山人也正統十年舉
進士拜兵科給事中英帝北狩六師陷土木九
月郟王即位虜益屯逼都城公時屢奏封章皆
當世急政尋轉都給事中山西右叅政監督宣
府糧餉兼管屯田獨石馬營等處軍務公乃有
功於邊以父憂去職英帝復起公喪中令無遂
服擢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公至則徙征蠻
府梧州而廣接比要害處以制外蠻通鹽利令
商賈得出境市鬻憲帝即位轉左僉都御史巡
撫宣州公至益開田歲歲增倍買戰馬千八百
餘匹繕治屯堡七百餘所上嘉公忠勤且錄兩
廣功賞賜甚厚遷禮部右侍郎再遷吏部左侍
郎卒賜諡曰文莊公精明經術練達制度廉養
孝友兼體數罷當版蕩艱危之秋而尤能奮忠
言嘉謨以匡翼其主自初官通歷三十餘載更
事三世凡國家大議無不關決於公者過甚焉
然位不滿德年不迨老而諸公咸有不盡用之

歎公生平所居潔清門無雜客惟賦書萬卷曰
耽玩以自頤殆廢寢食故其宅所著述於諸公
為多公之玄孫公煥文雅醞藉能遵其祖德因
出斯藉屬余題叙其首遂謹述公之豐功偉德
被于當時而足以儀範後世與著述之所詣匪
若閎誕破碎以廣異聞而已

徐相公少湖榮壽詩序

白上帝三十有二年相國少湖公壽屆五袞某月
某日粵惟誕降之辰某官謹合郡邑樞紳之良
某等相次為詩歌以致遐祝以其辱公之知命
為序引不獲有辭起而言曰華封之祝聞于記
傳眉壽之什列于詩篇展義陳詩有來攸而令
少湖公人倫龜玉朝佇龍鸞粹朗清夷宏通
裕休聲播物俊德在躬久據啓沃之謨上協
俞之美出入華殿師長翰林年甫艾期任隆
位天之所賴帝是用休維岳嶽嶽昔表降神之
慶維公赫赫日臨生甫之期丹美金舒振采
于春回綠泉初滿爛熳景于芳原欣萬象之

光采九皋之秀色關合紫氣皇潤黃明潤華
以布延汎霞豫而極宴承雨露之殊渥睹登
之充庭過妙響於行雲招長繩以繫日亦既
止于胥樂兮况乃臺階黃金挹高風于千載
居白玉襲勝槩于三山熊經鳥伸不尚延齡之
術巖棲谷隱未為探道之精蓋將燮陰陽以若
時贊化育而成務于彼黔黎之衆共躋仁壽之
區斯誠屬聖主之欽明所以遂良臣之樂事也
惟廊廟遠敷瓊玖之詞遠及江湖迭奏寶篋之
唱盡寰中之盛典致天下之傾心無謝古人有
如今日某等既辱公知又重其請敢以先馬拱
璧之入操斤郢匠之明用約餘言編之右簡

辛黎詩序

黎故蠻別種也去京師萬里在南海中其地多
高山巖峒迳道阻泥危害不可羈縻而致其最
獷悍者惟羅活不與他等羅活東抵榔温西接
岐嶺南襟椰根北枕鷓鴣廣延可三千餘里而
瓊丹崖萬四州外環其壘十居其四且以純

其不能生往往刺殺將吏惡業罪殆通迤天
者四十有餘載今天子即位之二十年秋乃
征蠻將軍安遠侯柳公珣帥師討平之仍命
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蔡公經節制中權
戎將軍程鑿等為偏裨大發兩廣募兵十餘萬
人分道並進粵自二十年九月十三日兵畢至
羅活諸洞大破黎賊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墮阮
谷間死者以萬數至明年春正月廿七日而師
還是役也後軍督府司教詹子中以秘術進

其南事平復辟在柳公幕府參定計策而四會
覃騰竟者時六以拳猛義烈散其所聚數千金
與子中募壯士出死力破賊與子中皆坐工功
而騰竟舟覆竟溺死海中未幾而柳公又薨于
是子中騰竟之功遂不復錄故子中情激痛騰
竟以國事死終無以自明乃上書 天子刀筆
一吏又抑敵而不揚至今十五年矣士大夫聞
子中者莫不為詩歌嘉歎之而子中要余叙其
本末子中伯父與余善知子中從軍功多

叙其本末且令後世知國難忘死者功殊城有
子中與騰竟也

平夷倡和詩序

明興垂二百年天下厭于承平守衛寢弛民軍
習兵今年春閩海巨賊南連羣夷剽畧得氣遂
分其衆浮海東行進攻太倉上海所過燒燔積
死彌野百姓奔竄無所歸命聞賊能鼓刀如飛
多以銳兵要擊取勝于并臨冠袂服之徒皆噤
閉蹙縮莫肯出關時惟郡別駕任侯素以儒雅

自飭一旦援苻誓衆奮其忠勇以為賊勢甚銳
即不能困後誠難服遂提所部士卒數與賊遇
且馳且鬪日夜嘗數十合然士卒散弱每至陷
厄而賊亦稍稍遁去侯時身被三創益慷慨未
嘗少沮以為兵不勦習無以立懂乃專勸習士
卒與共辛苦所受犒勞輒分賜之且以祭死事
之士侯性不習水險親擊檣大海中以壯其氣
戰罷引軍還壁侯獨單騎馳射為士卒後嘗有
生俘抵囑隸爰侯怒立抉肉嚼之以與士卒

激樂為之死故侯是役曾不幾時而散弱盡
曠兵馬夫熊熊齊其心齊以謀則順以戰則克
賊衆挫斃力盡東鄙而又能焚賊寶玉以肅威
稜分功戎臣以辭上賞此其行事過人誠不世
出也且侯嘗移蒞崑山所居茹蔬飲水無異韋
布片言剖劇洞若神明庶疑少息而侯實惠愛
是以侯每過停道結茲土士民徃徃感泣喜侯
來歸願復留侯居守內地以至兒童稚齒皆知
有任侯之賢人又言侯前嘗領縣其民皆刺石
頌德今侯控斯其功烈又如此漢之循吏莫如
黃霸而不可使之將兵名將莫如李廣而不可
使之蒞民而侯則兼之侯誠不世出也以侯之
賢行其議於朝廷之上必能揚武除暴俾續奕
泥首遷情示天下中興魏魏之業而濡恩澤于
無窮惜其兵微用早日令與殘寇角逐投驅為
死之地縱侯忠勇不世其于盛天子用賢之意
豈不謬哉昔公孫昆邪猶能以廣泣請武帝方
今有氣力者不少卒未有以侯名聞於上

或比太學生禁秩京兆尹公季子也編說其
能以笑所為軍中詩傳諷士大夫間聞者無不
欣忭起立以為雅歌之遺遂相勉次韻為詩生
因合為大冊仍屬某聯綴其事以申願慕之意
竊念其疵賤不宜以枯槁之辭荒穢鴻烈誠以
旂常竹帛之書庶必符於今日而亦以醜鴟冠
袷服之後齷齪竊祿位以自得而不知愧者

周憲王所模蘭亭序

周憲王所模蘭亭凡四種而豐若以為此五種
皆王所摹不知何也今所謂唐模賜本即太宗
所得辯才本令歐陽詢褚遂良等臨摹以賜諸
王大臣者於時詢摹特為逼真即勒真禁中以
故人罕傳搨石晉時為契丹携往流落定武慶
曆中韓忠獻公瑁李學究得之以墨本示公公
索石李遂瘞之地中後其子負官緡宋景文時
守定武以石代翰匣寘藏于庫熙寧間薛師正
出牧求者皆至乃剝剔本應之子結整又模之
定石刻損古剝滿流帶左右五字以外如

蓋有三本矣且古刺字微帶肉今所傳有肥瘦
二種凡肥之謂瘦者真定武王順伯以肥者為
真定武而肥者今亦無刻損紛紛似無可據諸
遜良臨本則一在同州一在歸德同州本後有
延陵之印而此則歸德本也休寧金若偶索書
其後姑述其始末云

居庸詩序

居庸詩者給事顧公之所作也公名存仁字子
奇嘉靖間舉進士為餘姚令以治行擢拜

給事中到官不握齟同世之毀譽言事多持

朝廷大體世之所不敢言者而公始言之公對

直忠勤無所顧忌不言終不已也故卒以言事

謫居庸而此詩乃居庸時所作恐歲久散失因

命其校勘寢集之仍題叙其首竊惟古之為詩

也本以言志也故觀列國之風可以知其政治

之興衰觀一人之什可以知其性情之邪正

務為靡麗取飾嘗翫而已公之是作也因事

詞目詞寓旨大抵詞暢而旨遠雖

俗環冠之區而未嘗有嫉憤怨譏之詞和
詞可以知公平生之大節處艱危顛沛之中
不失其情性之正斯誠不謬於古矣其不欲
述其大略而為之序

荆谿唱和詩序

震澤之西有荆谿焉谿之上有連山從橫絕頂
與壑積岨負勢愈深愈峻蛟蛇龍魚虎豹麋鹿
竹樹蘭蕙宗生族聚而神魂恠魄淝氣靈精
蒸嵐飛蕩洩雷雨萬狀不可名究恒香石世人
徃徃隱人秀士咸喜託跡而遊其間既遊而
猶蹇產不釋其膝於心必為詩歌以發之余嘗
至谿上留旬日惟得詩三篇卒不能竟其味而
還比上海顧舍人從義字汝和為谿上之遊亦
復旬日所與唱和詩乃至百餘篇且其緣事附
情鈎竒抉壘多出意外之語以相取高而未嘗
見其乏思余讀之津津乎獨神馳乎是遊而
其才之拙也予時與汝和同遊屬而和者凡
人沈明臣字嘉則四明人地臨字汝和

字子元馮遷字子喬朱察卿字邦憲姚遠字
良姚邁字以奇皆同縣人汝和方詣京師以書
附子喬邦憲屬余為序而以未獲接顏為恨余
既嘉歎汝和之才彦而又猥加意於余不敢以
辭不敏遂為題其首而名之曰荆谿唱和詩之

題梁伯龍遊越中詩後序

余嘗以為遊亦有二道焉而皆寓乎膝其于道
苟茫然也則雖登太山履日觀未嘗不若適平
壤而行堀堦間罕到其脰之一毛也果何眩耶
而山之膝固鬱然也是膝嘗在山矣雖然余好
為名山之遊久矣而卒不獲一至焉吾嘗夢而
遊焉真若凌千仞之崖而逐乎雲嵐之表時固
未嘗有山也而膝果在山乎是山與我乎果孰
勝耶且吾未始遇乎山而徒以夢得其膝是膝
吾之空膝以超乎實也若必待與山遇而膝始
出焉是又以目膝也則不若吾夢之猶有神之
說者存也伯龍嘗有是膝而卒遇乎山以發之
而又有蒸蔚之什是能合其膝者伯龍真膝

矣夫既與山合勝而即未能與之忘焉是猶
勝心也勝既合矣而又若向者之遊焉而未始
茫然也則坐進乎道矣

贈王按察伯和序

夫古之取士必欲盡天下之才而設科不局於
一塗天子仍有徵召之命而諸幕州郡又得自
辟或從事能高則貢之天子使之受署其於經
羅可謂至審然其時懷才負志之士猶有齟齬
不過之歎方今 國家之所專任而最重者唯

止甲科而徵召絕不復行其所遺佚難以比數
往往至於齒危髮秀偃蹇摧折蓬茨堀堞之下
罕寄一命以揔其所長故士有一隙可以靳通
將無弗為者此豈士之過哉王君伯和秉沉敏
之資持端雅之度研幾典籍含咀道腴卓為英
詞以希世榮者有日而與之齟齬改隸太學
雄六館之士而率亦未有合焉會屬者 茲下
太學生有能以貳贖國即無論年資蘇為被
吏職咸以為士之不過於此而過誠不世

也伯和乃屈己應詔得按察知事甚如其大
汝倫將往賀焉而問詞於予予曰漢之文學
若司馬相如其始不遇也亦以貴為郎孝友
若卜式亦以餉邊得至相夫士之久而困而
其時不當復泥於一塗有若伯和之賢宜以
發而始與特為非常雖非其志殆所謂不遇
遇矣至大理允美自稱其族之盛登甲科舒
綬者十有一人而伯和之嚴考光州公固其一
也伯和嚴其家聲之大且年志甚壯挾其志以
施於政必能亟起名蹟紹其休聲自出繩墨之
外端在於此伯和執余詞以往其誰曰不然已
而曰然遂為叙而書之

華陽館集序

夫文麗昭天地之象辯名物之數闡皇王之道
通神明之幽而敷為著述比興之作章施制度
導宣民風積于中和化成天下而文之時義大
矣然亦係於運之盛衰氣之淳漓才之偏專各
因所長不能兼美苟能兼之而使之彪炳光

于世稱為偉人者厥惟大中丞江右賜山公乎
嘉靖中公舉進士授宰吳縣以廉平理劇政以
慈惠撫惇黎以察敏剔姦蠹名蹟颺扇旁邑歸
高三年拜監察御史秉憲不阿謹言所奏關決
大體是以天下服其節鄂遷南京通政司叅議
喉舌之任公有餘局既而出司文教士得師模
顯蒙開通鄙吝滂灑濟濟興行咸就中庸恢儒
之風播于聲聽累陟太僕大理少卿明慎端審
務在哀蠲國無寬人有鼻呂之理尋轉御史中
丞保釐東土糾督諸部不為吐茹振其紀綱以
肅違悞比者夷寇漂入海壖復肆劫掠數年以
來荆棘之野未盡安息重罹寇害靡所歸命公
忠憤惻中建牙海上簡稽偏帥程才量力出其
驍銳口授成美漁叢蹄令電閃霆擊揭竿而捷
之曾不淹移子無遺醜腥沫澄晏萬里安瀾吹
言恬嬉以奠常業而公猶不敢自伐益固險備
救寧其民 天子特嘉公勤勞寵賚增秩仍留
舊任用克治久化成之偉烈於時和門寢聞政

府優暇愈益研味經術游思文藝以極著述此
興之旨故凡平時感物叙事講德匡時登覽饌
勞為詩歌賦頌答問條教之文若干篇編次其
若干卷勒為華陽館集蓋託名於嘗西游居之
所見雅志焉而授簡其為序自其與弟某為諸
生時謬辱公之過親濯其泥塵於稠人之中加
之拂拭使改視焉幸皆叨第接跡朝倫庶幾竭
心公家以母為公羞故受恩最深承命之日雖
復逡巡辭不獲已竊惟公稟純懿之器蘊弘遠
之才包淵邃之學遭中興之盛立政立功罔不
以文飭之藻身華國而所謂典謨雅頌漁鰈渾
噩垂世作則者公皆根緒索源得其歸趣不若
山人畸士呻吟哀怨以發其噎鬱無聊之思於
雲草莽之間借時泯沒而已而公之是集也
豈不偉哉至於公之它時近侍顯尊柄用文武
與三事弼亮翻黻皇猷敷大宥察彝鼎之詞又
非今日所得而濫述也

青蓮館詩序

嘉靖間余友徐子與以進士初官刑曹即有能
詩聲故河南按察使濟南李攀龍山西按察使
吳郡王世貞于時同官遂相砥礪聲益藉藉起
矣處士臨淄謝榛故福建按察副使廣陵宗臣
為吏部主事荆楚吳國倫為給事中故刑部主
事潁南梁有譽皆隸京師屬附之各竭所長以
出雋語故刑部尚書吳興頤公應祥甚有重望
善鑒人倫以為數子者並足馳騁古人當世不
能儔也數子者亦復知余子與後自刑曹按獄

吳中特枉卓騎歡猶平生禮出度外子與敦敦
而氣和神逸而機清言辭而意舒愛博而仁至
能令人出肺腑而不自疑予謂子與於人將無
不歡然交通也然取介之操未嘗隨時訕毀之
得於其已尋出守汀州復補汝寧守左遷長
樂轉湖廣按察僉事今為雲南叅議由是溯大
江汎洞庭浮漢沔出夜郎太華點蒼之奇峻
明洱海之遐僻殊無隕葉冬有蘇花純地甯天
之蒸恒落於荒憬幽渺之區此惟懷才異類

士能專而有之子與曰是遂得徇律需其賦於
詩以泄其憤懣難卒之思而往往每出於常言
之外新都汪惟一師事子與嘗繕緝子與所為
詩自初官以迄于今刪取若干首勒為六卷名
青蘿館詩梓之而屬余為序惟子與知予知子
與者亦莫過於余乃為之序曰夫道麗事而見
事因時而行事不行則鬱於志志不達則昌於
言言之昌者為文文之約者為詩詩固文之蘊
也風雅頌者詩之名也興比賦者詩之體也

卓犖之才不足以贍其體非玄解之會不足以
究其本而子與之為詩清雄冥暢穠潤秀逸達
有所託近有所懷興文成篇意無乏緒故知事
適其變而言出於常理會於玄而才究其美昔
詞英諸公若梁之任昉丘遲沈約吳均陳之沈
炯唐之沈千運孟郊錢起並遞起吳興而子與
乃生於十載之後誠能馳騁其間斯亦豪矣即
數子者又昌以加諸曰論次為序而顯其首子
與名中行吳興人

贈邵武太守江右古華賴公滿秩留任序
漢史稱宣帝能重守令之選且令久任以盡其
才而百姓皆相安其治故其時多循良之吏雖
為中興令 天子明睿濬哲冲年嗣位三事彌
亮日圖至理以臻中興之隆而守令非選賢莫
居由是江右賴公始以其官出守邵武夫邵武
地周七閩有連山複澗之阻民俗狙獷而又經
寇害瘡痍之後勢尤難為惟公一賢而為邵武
也以端毅通亮之資包

簡直之度加以聰麗練達之才唯古酌今首
程保約之規不使其民之流於俗濟寬於猛繼
立條鞭之令必使夫刑之協於中其折獄也應
物以誠罔設鉤距而羣情自歸其摘伏也臨事
致果不施巧劫而大猾自屏春行於野則朱旂
暢轂悠悠虞正以省不足之耕而農以勸月試
諸生則青衿玄弁濟濟相趨以展有餘之學而
士以興以至剔吏胥相沿之奸指共張無經之
費剝期賦歛均一徭征繕葺關梁更治道

亟掩骼夷難拯災凡事之有利於民者莫不
而行之有害於民者莫不決而去之矧我性悌
之風反其狙獪之習扇以煦嫗之惠泯其愁苦
之心行之三年郡以大治惡無不瘳善靡不彰
境絕寬民廩有餘積財用肅給札瘥消弭古之
所謂循良者何以加諸昔家居苦節茲郡庶亦
克勤厥職從民所安時丁寇艱而屬縣泰寧光
澤未有城守悉為經畫以固險備牧寧其民然
去郡已十有餘載莫就紀錄而公獨追討舊績

創建三祠至方之國僑召父喪人屈己永示民
則此又公之與人為善之大公俾士大夫之事
業不湮沒於後世殆非循吏姒姒者之所及也
公滿秩復還治所其郡民知某州事陳君護
民咸喜公之留得久被公之化而欲公之
名長譽昭灼遐迩不遠千里請言于余余兩
獲觀公之光儀載獲聞公之美政非常而結於
人者如此其容以不敏辭敢輒綴言比之誦
以復其請以慰悅其吏民愛戴之忱抑恐浩

化成遷轉非次即攀轅卧轍之叟尚何能滯於一方邪穹碑岌祠表遺愛者自可計日將後垂筆以談

薄䟽書序

夫假言以通心莫尚乎尺牘所以申獻酬便往復也而或稀闊數年曠隔千里慙懃綢繆之旨皆撮叙百言於盈尺之牘欲使之見事識情以次言面之歡誠文辭之不可忽也故其體質其辭簡質貫竅而暢簡質而精太質則鄙太簡則踈除其繁複以出殊采尺牘之旨也陳遵造次口占百封古今美之亦意足而止豈在枚冗長哉至有鴻才巨筆而於尺牘多忽而不備若卑於書記之任斯為劣矣吳興凌玄旻文學奇分天出雄志邁倫研百家之言摘瓊麗之藻而於尺牘尤極翩翩積久成帙命之曰薄䟽書按漢書應劭注赫蹄薄小紙也今稱薄蹄蓋五言之即尺牘之義也玄旻方劖劂之而以書屬余序引其端友人王百穀復言序玄旻書者

十數餘家而以不得余言為少余言豈誠足為
玄旻輕重哉不能辭遂書以歸之

汪禹又暨元配程夫人六十偕壽序

新安汪君禹人嘗見余所為文若詩于其同邑
程于行氏以為有合於古不類於今之人去年
春遂垂扁舟訪余救廬又以余不為浮言譎行
以要於時留一月始別去其後連得君書殷勤
綢繆忽若晤對遂不知與君有千里之睽遠歡
踰平生焉竊惟君性姿聰辯博綜經緯苟搜子

史百家之言為文刻意司馬子長比興之作尤

翩翩殆無乏思比為諸生時即起長譽及隸名

太學而司成秦公若陳公范公咸推重之不以

時之齟齬軒輊君君亦自以為然一時鉅公如

司馬汪伯玉中丞方定之方伯江民璞山人陳

達父王仲房與為石友益弘通人之致狹世之

近情放跡于黃山白岳間萬曆改元 詔徵賢

良長吏以君應詔敷辟不就視之蔑如也君真

賢哉而獨不遺余之疵謏而過為獎飭是君

與人之厚一至此也且程夫人為少保襄毅公
之後出自名族夙標懿範為婦能去攸遂有蘋
蘩之美為母能均異出有鴉鳩之仁中外推賢
允堪女憲而招胤懋孝神情醞藉藻思清越流
聲士林克闡義訓今君與夫人偕壽六十數當
一周將舉觴稱度金子志溟君之館甥以余叨
君之知特謁余為引祝之詞夫以君之賢允應
南都之試不登夫薦書抱成藝而無所施於世
夫人之替德而不因以顯畜於彼者必豐於此
其躋享遐考永綏厥養天實有以祚之也祝之
宜也其何能辭輒復綴其言歸之金子用申無
疆之祝而書之為序

仲蔚先生集卷之十一

吳郡俞允文著

記

遊馬鞍山記

崐古婁縣縣之山馬鞍良次形勝旣麗不類土
俗敢驕者華歲向春鄉里通衢之人闔戶以往
才豪強梁巖以相勝窮獨貧賤賴以為日當其
時人有癩者矮者癡者瘖者跛者瘖者口啞者
疥痔者瘖者耳偏枯者眇者瞎者膝跛者手足

者收類者舉如施朱者肥豕腹者羣僮長者
競削不羸身微者口耳缺者廣類突春項禿髮
鬢者首縮而足屈唇掀而齒豁者面五色其千
恠萬象或數疾而同一人或數人而同一疾如
是之人老幼男女蝟集蟻擁或羣而嬉或列而
行或按距走輕或張券恭誦或喜相奔逐或怒
相搏擊或提嬰挈孟絡盛壺餐或邂逅交游振
連而往或握手道舊或倚樹歌咏或乘輿而至
興盡而歸或興盡而歸接之而止或以事牽道

經而游或以遊至事牽而返或戲譁人貌或清
稽射遠或恃勇乘危或反接特行或喘或滿或
肅或笑或坐或卧或俯而僂或揖而讓如是之
人不可彈狀山行郊游蒼集道隘當其時人有
鮮好衣服張蓋擁衛瞋目咳唾擬于王公故重
雋妓耀色增態挽袂憑肩迎風掩笑千聲而氣
美影踰豔花鼓擬金鴛燕擊筑羣呼乘飲列陣
而還如是者才素強梁也翠鬪金罇朱衣華衣
排擊日精五色華輝正若蓮瓣輕盈燕燕則

鈞華丹碧支裏數步之內香澤啜人左右侍
前呼後應入莫敢仰坐口評論如是者皆事
強梁家也矣道驢呼笑罵騰踊卒然之間日不
及張道箬隨埒破襟絕襦婦女鬟髮彷徨無
日落神沮垂首斂色如是者男女交錯也其信
聞之莫不蒙羞疾行自謂至此死有餘恨乃今
屏跡然猶有不畏者牽引乘攜左顧右盼妄稱
故道迷復環視肢體皴腰胛若束芻髻秃缺解
濯澤衣服故舊不相掩覆解衣市物且唱且行

如是者鄉里貧賤也牲酒羅列揖跪拜立但恨
無地先後卜祝吉者欣然凶者復續灌酒謝神
焉者圍立禱頌唱至盆盂高下一人迴旋莫可指
画如是者歲昔廟祭也牛牽馬驅鬚鬣行隊持
刀扛石從事野燒競走益薪趨烈越燭爭后為
能如是者牧豎也數十百人攢一短褐閉目持
鬚搖首譫舌語言若注不喫一字解衣散錢者
為王公娼佛諸天者為馬牛愚頑無知憑依若
神如是者浮屠也曲席結舍圓形繪象令人

夫極口稱道其狀與浮屠等者皆聖士望氣也無賴男子駢肩纒足衆口交唱一肯之內崩谷涕反走却避豁然成路如是者毬擊也白眼娼罵足鬻不前偃臥隨道者游人醉也黃衣搨縮尼僧道士也幅巾厭襖武藝術人也屠酷酒肆呈紛豆貯乘軒弛擔植然梗道百色之人莫不後業呂為盛事人聲鳥禽相和烟日風火焱發續續紛紛文文章章具一肯觀豈不偉哉俞子往觀而嘆曰韓子云脉病而肥者死今之天下疲瘠殘疾焚焚孤苦破衣敝履盜無斗粟日暮無食談笑自若數千百人罕有出此皆沿習成俗猶敢驕奢華是亦脉病而肥者何豪貴豐顯作一大官以橐橐計而視以為樂悲夫

冷然亭記

汝南周若年既植嘉卉珍木於園中中為樓館亭池使相映帶而亭西之隙又種竹數百个其竹俯然林林宗生蕭蒸疎直特揭天表其節落落踈淨如含新霜如新解凍其影覆地如

中顛倒上下與它影相涉重重如畫雲封其
月漱其根自樓中望之又滿若翠羽沉霧橫青
控白汎濫不止余以為圍之勝皆鍾于是竹而
若年以為時當大火炎雲高屯黃神嘯吟旋聚
霄黑蟻龍匿于重淵辟猶火鑪烘灼靡屆不樂
垢汗沐體悒悒不怡而遂之竹所偃息其下仰
視鳥葉密若編萋靈霽雲布躋于厚陰欲回光
不得而獨有風冷然後之不覺體便意適煩紆
為之解朝醒為之析而遊于清涼之區也是為
予盛夏有弘益焉因復為亭居之名之曰冷然
云其亭方不盈丈而欄檻周施可列坐五六人
屬余為記將剝石而臨之壁間若年好讀書為
文有奇思今稍出其奇于一事之微遂能忘地
之隘移天之時而不羨夫淇園之廣山陰之奧
也其事之美不可以不記

九龍山居記

出無錫北門行五六里有山曰惠山其形有狀
漢起伏之勢故又謂之九龍云山亦不甚峻

而其下長松茂林蒼蔚葱菁若積黛連空
不可入山腹吐乳泉不見其流而石池涓涓日
數百人汲之不竭尤甘冽能使茶味良即陸羽
茶經所謂第二泉者也尤村野為山居其麓乃
得據山之奇勢取居之中為堂五楹而堂之左
為崇閣其後為精舍居之隙復為亭榭而又申
之以竹木浮之以陂池經緯合折繚轉相屬或
高敞而舒或奧密而幽可以臨觀可以游棲入
其室則翠頰白雲殊秀清溢時墮几席間真如

以娛目暢心眇然與造化者爭鶩於埃壚之表
而不知其居是室也昔謝靈運述山居之美麗
而事過於煩仲長統徒有願言而卒無以副之
今村野實有其勝而無過煩之累斯居之善者
也且村野先世宋禮部尚書文簡公者名重當
代自稱遂初先生嘗為堂讀書山中已遠不可
考村野追景世德悼前之遺乃復署其西居堂
曰遂初茲不特專事乎游觀而已村野闡達有
雄志嗜古博學方復潛精於此以弘諸其

致其大用於世此亦豈料野久居之地耶
書來請志於石故志之

西野書屋記

休寧有連山連山之中拔起而潏秀者曰岐岐
之西有璜琅二川之水折而合流曰汊口其地
風氣鬱茂清澍程予行氏家焉稍去其家之西
地益曠而野延眺連山則峻嶺峭巒攢青接翠
出於天標又如高濤恠雲奔湊蹙背靡有斷絕
昔予行之先子汝義喜茲地之勝遂滁蒼藟剝

磽确決沮洳使就夷曠為屋數十楹以藏九流
之書命之曰西野書屋其前清池漣淪澄瑩玉
潔池之外匝以平疇果園其後古松千章其傍
脩竹萬个昏旦與連山一色氣候變狀雖善而
者莫能悉其變也不遠舊廬別出新賞人跡罕
雜蠶塵不來而汝義時讀書偃息其中間嘗為
詩歌以摠遐思哉沉滯求六義之所歸余雖未
識汝義汝義其賢者歟汝義沒後二十五年予行
懼屋久傾地時為飭而新之而充余為記

先德必使傳遠若子行亦豈不謂之賢乎余聞
程氏自唐都使湮當黃巢之亂集眾拒守始徒
家汧上迨今三十餘世子孫益蕃衍而多賢今
觀子行父子其不信然哉遂為之記

心齋先生集卷之十二

吳郡俞允文著

傳

何公傳

公名正緒字克承姓何氏其先閩人宋時徙會
昌白埠家焉公仁厚樸直喜立名節公歿季弟
正約甫十歲伯兄正纓有遺孤六尚髫髻公憐
之力為撫育友愛備至比壯任事乃悉出其遺
產及所嘗日致貲財殆以萬計各令自裁取不

私一錢親舊有急輒復相為假貸年五十時
數犯境公輸粟餉邊詔特嘉之賜以冠服能退
讓以彰義聲公家世稱右姓然夙遭閔凶公身
自持其家日夜籌策益拓其產起富而恂恂備
飭不欲隨世俗競為侈靡邑令高其行召以鄉
飲亦固辭不赴會昌介閩粵東鄙積阻多盜賊
往往負毒弩竄伏林嶺間公嘗被掠盜驚謂曰
吾聞此公素長者釋之其累行積德雖至暴能
感服如此生平雅嗜泉壑邑中有兩帝嶺最勝

因自號少巖以寄其志又曰東南海中有三神
山其上有碧巖故云年七十四終公孺人同邑
小田劉氏邑南行八十里曰湘鄉有九田之屬
川谷平行居多巨族而小田劉氏為著以故孺
人尤為慎宗族並仰其儀範子三人泮湯渭
皆以學官弟子負為國子生授崑山丞康
昆弟奮氣立行不微名聲而其子渭為丞崑山
吏民敬愛好揚其父之名率使士大夫數

外無不知公所謂避名而名我隨豈不賢哉
曰豈弟君子四方為則斯之謂矣

周公傳

公名夢山字思仁更字維岳姓周氏蘇州崑山人也為人質厚內敏不肯矯飾異衆強記博覽經緯百家之書為文浩汗橫發罕切切絕墨而自能致美初父震為御史鯁直忤權貴出為浙江按察僉事公時年最少同官子弟多長與偕試語獨絕出不類咸共嗟嘆以為不及後以諸

生院試藉、有聲名次應餼廩公意丈夫俯手取一第此不足為也輒以讓貧者同縣吳公中英高流也慷慨弘辨薰動一時於廣衆中必引公以為重年近五十同學生才望遠出公下率至貴仕而公尚漢落恥守敬冠履與青衿躡屣黌校間有子三人曰之程之稼之穆之程之稼已補諸生而公遂棄去放志區外賦詩自適時過親舊飲酒必數斗霑醉乃去唯奮髯大笑而不使酒然不善治產晚歲家貧屏居馬鞍山

日耽誦浮屠老子言以為西歸津梁益與世
如也公性尤篤友愛父沒仲弟不勝繁徭公代
為之撫幼弟妹如已子從姪後封少孤公為檢
誨儉悉後舉進士官至金華太守終不自言其
德以此世皆稱為長者隆慶元年卒時年六十
有二

俞子曰余與公善餘四十年公恬惓不附世榮
曰嘿々手自讐校其書數百千卷以至沒齒良
亦勤矣而卒不得少著見於時諺曰力田不如

逢年此士之所以不過於世豈盡人力也哉悲
夫

南唐臨淄侯歛石虛中傳

石虛中者歛人也為人端厚堅密其先周時太公望與九人者佐武王定天下而石氏甚有功太公因為詞戒之曰石墨相著而墨邪心讒言無得汙白遂著之金匱之書以藏焉周末有與中山毛氏者贊孔子作春秋春秋成而毛氏去唯石氏孔子歿後猶留居廟中世由是咸推石氏而石氏族亦寡衍其在端歛者最有聲歛又為最值上無好文者浸遠跡當世唐開元末歛

屬縣有獵者逐兔至長城里過石氏於曠地
甚器異之歸以告令而世復知有石氏其後南
唐據有江淮歙郡太守始以虛中薦虛中為文
有符彩好著綠縠單衣然在山澤久於國家制
度罕合乃使其客李少微與之齎磨焉虛中為
硃然變色客曰吾聞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
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君殆若此者乎虛中既至
京師上聞之喜曰重客至矣召見祕殿虛中伸
眉詣前直披腹心隨所任使意津、有以自得

也尋拜即墨大夫而絳人陳玄中山毛穎會稽
褚知白三人者皆已用事虛中與三人者未嘗
去上左右而後主尤留意文學寵至特至號為
四絕天下亦謂之四友無何三人者相繼物故
子孫以父祖積勞復見召用虛中老臣與後進
雜處每嬰拂逆蒙澁心頗啣之一日上書情
容為撰草其略曰臣本伏產蠟窟甘守鈍樸其
地當連山蜿蜒狀象龍尾因號稱龍尾石氏而
道險僻絕鮮與世通不圖奉遇林虞轉福州

謬得躋金門上玉堂承清燕荷陛下之殊渥
令發藻濡翰以吐宵中之奇臣時誠離割裂不
敢以尸素自怠今臣已老敝又苦消渴疾膚剝
角摧形色悴沮恐旦暮填溝壑不知瓦礫泥體
乎初臣與玄穎知白同忝供奉而臣實為劣今
三人者忽並淪謝而臣獨碌々自以為有磐石
之固老不知退塵毀之來嗟何及矣誠得還歸
本土長保骸骨臣不勝至願書上上笑曰虛中
生平無一言普石言於晉石果能言邪愈益重

虛中詔遣中涓給尚方金壺漿可療疾者未幾
休沐封臨淄侯唐已後去民間十餘年莫知所
在宋興多有言虛中者子孫咸至融顯矣贊曰
漢石奮父子皆以端厚不言躬行見重其主虛
中含玄養潤而臨事察々無脂韋之態豈其苗
裔耶司馬遷以石氏為篤行君子虛中近之矣

仲蔚先生集卷之十三

吳郡俞允文著

墓誌銘

亡友周于舜墓誌銘

于舜諱鳳來姓周氏吳郡崑山人也。曾祖諱璩，贈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祖諱紹，累贈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父諱倫，以進士授新安令，擢監察御史，累遷至都御史。南京刑部尚書進階資政大夫，贈太子少保。謚康僖公。有四子，

鳴大理丞鳳儀太學生鳳起太僕丞于舜公最
少子也公尤愛之嘉靖初公以都御史嘗巡察
江南歸鄉里太守郊迎州縣吏相推擁車騎
出入威采甚盛是時大理丞並有名跡父子顯
尊而都莫與為比而于舜頴敏介持童孩已如
成人雖生而有黼績梁肉之饒樂非其好也為
太學生即不喜握麪諸生間乃獨依林搆堂楮
軒回環以文木為壁甚精日燕處其中以閣絕
人率罕嘗至其家好釋氏書因取釋氏所謂夢

幻泡影露電為六觀者名其堂自稱六觀居士
悉出其藏數千金贖天下奇書圖畫及古彝鼎
璜玦之屬合珎怪衆物居之以歛其精英又難
奇香令芬氣叢越茂勃篁竹間翳翳如輕雲出
山之日石不欲游其堂終雜畫屏眇然長懷有
出人之想故同郡楊公并吉有當世重名時年
八十餘矣奇譎寡合獨嘆其高雅為綴記其事
人士往往翹企思與之游焉能為五言詩善楷
法多放依趙孟頫通古今名物辨證剖剖有來

識諸稱洽渙者莫之能折也然醇謹自視常慙
飲酒至醉能為莊語人或犯之亦終不以屬
意尤悖行孝悌遇宗黨雖疏而有恩年三十有
三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十六日以疾卒娶徐氏
先卒繼娶吳江趙氏皆無子嗣室強氏生子男
一曰汝蓀女一皆幼太僕以濟南監監官廩卒
獲遷比歸遂卜以三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葬
于舜于縣東南車塘錦里原若葬以徐氏祔焉
先期以其孤來請銘曰吾弟 汝時嘗有託於

也非于無以俾其有聞嗚呼夫子舜以貴
名公子能自出於常習之外以恬佚為高而又
汲汲于躬行之實可謂士林之逸秀者矣卒以
矢折而使其賢盡于是誠為同志者之所痛悼
不獲辭乃甄述其休美為之銘曰夫既涸涸終
不可徙兮幼志淵離若天所啓兮劉榮以為華
所貴在己兮深閑外拒抗跡自處兮懷瑜握瑾
蘊內美兮行之專專不逮是恥兮俾為老者稱
賢時不可喜兮賢不受年奇願未止兮吁其大

識諸稱洽浹者莫之能析也然醇謹自視常慚
慚飲酒至醉能為莊語人或犯之亦終不以屬
意尤悖行孝悌遇宗黨雖疏而有恩年三十有
三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十六日以疾卒娶徐氏
先卒繼娶吳江趙氏皆無子嗣室強氏生子男
一曰汝蓀女一皆幼太僕以濟南監監官廩卒
獲遷比歸遂卜以三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葬
于舜于縣東南車塘錦里原其塋以徐氏祔焉
先期以其孤未請銘曰 吾弟 汝時嘗有託於

也非于無以俾其有聞嗚呼夫子舜以貴港
名公子能自出於常習之外以恬佚為高而又
汲汲于躬行之實可謂士林之逸秀者矣卒以
矢折而使其賢盡于是誠為同志者之所痛悼
不獲辭乃甄述其休美為之銘曰夫既涸涸終
不可徙兮幼志澌離若天所啓兮劉榮以為華
所貴在己兮深閑外拒抗跡自處兮懷瑜握蘭
蘊內美兮行之專專不述是恥兮俾耆老者稱
賢壽不可喜兮賢不受年奇願未止兮吁其夫

息矣又何以身殞聲譽垂永邁于先執事
亡女壙塹誌銘

亡女者予之首女也年五歲而天生即嗜病處
予之窮多故故自喜賢於生男撫為詩篇以戲
云女既病益慧語班班增出非平時所引視說
家人私以怪女不敢顯言然病數變日錄乃氣
滿水浮膏衍缺益以嘉靖十八年八月三十日
後其生二日死遂以其冬十有一月塋先妣尉
府君墓封外東北三十五步刺辭於玄壙辭曰
吁嗟令女含和嫵柔瓊枝翠華秘玩藏幽奄忽
而然飛遁焉求轉屍中野棄而不收關節不任
枯腊伊優令辟為坑蓬顛為丘有桀松柏液銅
膏流寧披重雲靡盡郭周千歲不食變化為易
哀哉恣恣沉憂

明故鄉貢士梁府君孺人狄氏墓誌銘

孺人諱某姓狄氏考存耕翁諱黻妣虞氏兵部
侍郎諱祥之孫封兵部郎中諱震之女存耕翁
素饒資財而外家又貴孺人為翁最少女愛

擇婿必名族乃可乃得梁府君諱九萬
先元時有諱元德者知岷山州事因藉藉為
山人逮今二百餘歲仕官不絕而泉州別駕
列公諱純實生府君高朋行直方與人
輕合為文簡質而豐於理甚有聲稱工部侍郎
李公充嗣治水吳中聘府君教授其子親往謁
其門傳瑞燕奕時人莫之比也然卒不遇時以
貢士詣選部客死臨淄道中孺人年十六歸府
君敏惠端嚴能盡婦道事尊嫜孝謹處婦如閨

委曲合禮府君媵婢七人而孺人遇之無嫉妬
之嫌悉平均有恩如母子用是中外推為女憲
孺人舉二子不育諸媵婢皆無子府君死以仲
兄高唐別駕諱鳴鶴次子介為後介為平陽訓
導死平陽生女子五人其三人嫁學弟子朱景
太學生張廷傳縣學弟子張道隆皆夭死其
一人嫁太學生嚴汝賢又早寡今為其妻者且
多病而貧不能以養其母孺人泣曰天乎吾命
之不良乃至是耶遂斥斷葷食日夜哀禮事佛

能出世之煩惱而願生西方夫人苟非哀窮成
之極則無以興妄思嗚呼哀哉嘉靖四十一年
五月十五日竟鬱鬱得疾死享年七十有六子
介娶周氏孫懋元以孺人既死之四年卜四十
四年二月十七日合祔于 之原府君之宅
而請銘於墓石其雖不能文竊惟孺人之賢宜
備顯融豐其胤嗣萃膺繁祉以光紹其宗而天
之報施咸缺焉是非追憫孺人之潛德若夫悲
哀窮戚之思與死之日日則何以傳後世而安

神心輒為之銘曰嗚呼孺人懿德是將誕生令
族配合孔良之胡不泐卒逢其殃莫寄其悲願
生西方彼昭昭乎而第蒼蒼曾慟厥靈不俾予
臧歆幾何其愛獨長咨后媪予俟來世之慶

張母鈕孺人墓誌銘

孺人通進張公諱寰之側室也姓鈕氏其先世
淮陰人嘗客遊吳遂為吳人父諱某母許氏初
通進公元配王宜人三十餘無子而祁州府君
惟生通進一人甚憂繼嗣遂擇妻孺人孺人

能出世之憤懣而願生西方夫人苟非象竇成
之極則無以興妄思嗚呼哀哉嘉靖四十一年
五月十五日竟鬱鬱得疾死享年七十有六子
介娶周氏孫懋元以孺人既死之四年卜四十
四年二月十七日合祔于 之原府君之宅
而請銘於墓石其雖不能文竊惟孺人之賢宜
偕顯融豐其胤嗣萃膺繁祉以光紹其宗而天
之報施咸缺焉是非追憫孺人之潛德若夫悲
哀窮戚之思與死之日日則何以傳後世而安

神心輒為之銘曰嗚呼孺人懿德是將誕生令
族配合孔良之胡不淋卒逢其殃莫寄其悲願
生西方彼昭昭乎而第蒼蒼曾慟厥靈不俾予
臧歆幾何其憂獨長咨后媪子俟來世之慶

張母鈕孺人墓誌銘

孺人通進張公諱寰之側室也姓鈕氏其先世
淮陰人嘗客遊吳遂為吳人父諱某母許氏初
通進公元配王宜人三十餘無子而祁州府君
惟生通進一人甚憂繼嗣遂擇娶孺人孺人歸

張氏年甫十五又四年遂生子恒慕為公之長子時祁州府君以為張氏有後矣公妣徐太宜人與王宜人皆厚愛之府君高才不羈未五十到官輒自免歸公亦大度鮮可生產而孺人年少惠敏實能贊理中饋稱賢其大人後公為刑部時恒慕方髫髻而孺人獨留于家延師教子常夜不寢守其子讀書以公歸恒慕已壯大能屬文孺人益有力焉且公去位後好遊名山歲卒數月不歸歸輒賓客踵至其門公有子四人

恒慕與其弟三人更共養公人比之陸賈公年且老齒危動有齟非溫淳熟軟不能食孺人為治具極其精腴以為公歡公每過必留止踰期而更孺人平居衣冠自紡績每當戶風寒竟日不解恒慕居居底坐側乃反不喜曰惡用此費為也即即瓶罌救器不忍棄之處屋婦間始終無間雖僮奴操之皆有恩某年月日卒年五十有九子一人即恒慕以其年月日差于某字坊之舊墓而乞銘于余余惟孺人為

婦為母皆有儀法其子又退讓而能文能數其
母氏之潛德其於公家有累世之厚遂為之銘
曰 婉婉孺人淑慎齊止克合于張摩公胤嗣
奉公之終後公而死載祔于公惟千萬祀

沈孝叔權厝誌

孝林諱象賢姓沈氏其先山東人也元末世擾
亂徙蘇州之太倉後復徙崑山今為崑山人曾
祖諱祥累官至四川右叅議祖諱時以進士為
泰和令父諱倫太學生母項氏孝林生 歲而

喪母十三而喪父獨繼祖母夫人馬氏在孝林
既幼不能家家日已芻稍長乃砥行讀書冀自
振拔師事其從兄世科受左氏春秋頗能綜其
終始為文詞婉約有度試補為邑諸生邑令王
公廷盧公宁得其文咸加器異而孝林亦自念
取科不難也然每試輒不應指意率率不樂歎
曰吾少無父母即無以自振拔寧復與里中子
逐逐耶遂與同輩浸遠性本嗜酒至是六年絕
不食閉門歲餘以嘉靖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

竟憤懣病死年三十五妻王氏封禮部郎中時
賜之女三子守愚守謙守 守愚聘俞氏即余
之兄子也守謙為後其從兄同村聘陸氏二十
九年九月十九日權厝溘瀆浦問字圩先塋從
兄文村與其孤守愚以銘乞予嗚呼孝村以醇
懿敦默之資而遇人甚謹雖羣聚嘲譁竟日而
孝村獨含胡不聞發一語與孝村遊者莫不愛
敬之及聞訃莫不痛悼之而獨以銘屬余余其
可辭也予嘗以為士不能有所發明功名于當
世則務存乎其言故身死而行事不得與之變
然非積累有成學與得所因附亦何能自致乎
遠也每覽書傳所載其事若此類者多矣而未
必皆若吾孝村之賢也今孝村既困阨且天又
不幸而不得其人以傳則吾之知孝村者自吾
而止矣嗚呼吾誠悲孝村之無稱焉以自慰也
銘曰世適適壽頑齡子搏搏天畀生衆孟晉輔
紛榮子獨鬱意不盈菴道愍含泫清罔攸憑
鴻名經日月迴西傾篤繫祉後後成

故處士程汝義妻汪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汪氏休寧漢川人也父處士諱尚誼母
查氏孺人為處士次女適同里程汝義生子男
二長曰善定初娶商山吳氏淨之女繼娶大宅
陳氏鈿之女次曰善夫未娶而次孫男一曰起
家娶五城黃氏漳之女孫女曰孺人端敏柔淑
克閑四教而又詳於女紅夙標令問始自為婦
而姑金安人已即世恨不及養乃并力中饋晨
昏必求腍味以奉其舅氏備孝敬之道舅繼室

汪氏持家急諸婦頗嚴事之不敢近獨孺人愈
昵事之甚謹異其悔悟後汪氏果自慚悔以孺
人為賢孺人睦娣姒亦靡不盡其誠愛由是一
室嘻嘻如居父母家時也舅嘗以舊廬湫隘欲
旁拓之而儻後喧繁一時止與治辦孺人以介
婦親身先井臼給食而事卒以倚辦舅既家居
令其子行賈取什一之息汝義行賈歸必悉致
其息於家不以毫毛自私篋中蕭然如未嘗費
孺人益為纖嗇脫替珥佐之終亦不私一錢人

咸謂汝義之行義多孺人助成之也亡何而汝
義客死嘉定孺人聞之每至痛絕以死自誓時
二子尚在髫鬢親舊相為勸沮孺人乃為損衰
抑志日夜盡瘁營克其家長養訓成其子家浸
殷郁踰於汝義時而又能周亟恤孤推賢中外
之黨于時二子更行賈而善夫仍客死善定吳
氏婦又死孺人哀慟邑邑成噎幾十六年善定
編求巫醫不能療陳氏婦乃為禱神割股肉作
糜粥以進孺人食而甘之疾亦良愈已乃命善

定曰汝生產積著俱在崑山豈可恚委它人其
往視之既而善定至崑山患危疾孺人疾亦亟
動竟不起是歲為萬曆四年丙子八月廿九日
也直年五十有九善定卜以萬曆己卯年二月
初十日葬孺人于古塘山之陽而以汪君禹父
之墓乞銘余惟善定生平痛父之早世今又以
疾淹異縣恨不獲親母氏之含歛無以致哀其
親謂非墓銘則貞淑之操無以昭著於後且謂
非余無以志具其事余既嘉孺人之賢而善定

孝之篤又如此其曷能辭輒為之銘其墓石銘曰
於惟孺人天茂淑姿爰丁鞠函矢志不移
為婦而貞為母而慈中外肅穆允式其儀宜享
萬年奄然以歸哀哀孝嗣罔致其悲俟後之知
刺此銘辭

吳孺人權厝誌

孺人諱金玉姓吳氏休寧商山人父諱淨妣程氏孺人自多性姿端敏初舅氏程公汝義為其子于行擇配委禽焉既而汝義客游嘉定值島賊劫掠困圍中得疾死遂旅孺人時尚髫鬢聞之輒中夜飲泣悲傷竟患臁瘡不能有瘳比歸程氏亡何而姑又痛其少子夭折病膈噎加甚孺人自侍側扶携進湯藥為寬言慰解嘗念言斯言士能拯拔諸苦時為寔禮求代兩膝至膏前起無情容積數年而姑疾良愈人咸以為孺人孝誠所感以至至中饋睦外姻致勤盡致並有儀法然生男多不育唯生一子遂為子行買妾而身竟以隨產死是歲隆慶三年八月廿

八日也享年三十有一子男一起家娶五城黃氏漳之女女三許璫源吳昇潮五城黃惟兆其一尚多于行以孺人卒之後三年春 日權厝于鳳林之原將更卜良壤以葬持其狀乞志夫女子事尊嫜而能隆孝敬之實待妾媵而不蓄嫌嫉之私雖古女史所誠無以有加而孺人之賢於是為至乃不克永其年悲夫聊為志其大者于石辭曰 行之淵子而命不淵天之常厥德子不常者為酷獨罹此酷而長冥乎何九

陽之不燭昭昭者唯銘辭兮予以志夫陵谷

巨兄階甫埋石志

君諱允升字階甫疎達有才臨事能隨口辨折年四十為諸生家貧不得意益負氣不肯屈人乃求事可以見功業取名聲於時者以為吳非有而金象齒寶玉丹砂之饒而獨藉於田農田之務莫急於水利熙水利不修歲遭旱潦百姓荐饑常賦不登

朝廷時有膏肝之憂故因刺直單諤諸子水利

書條其可施於今者上御史呂公洵呂公大悅
徽州縣齋糧令得浮遊五湖間相水利害之所
由仍令與海虞鄧公等撰水利圖考頗以工費
浩煩宰相又厭言災荒卒不果行後數年海壩
盜起乃復言謹斥堠及練兵錢穀之法數十事
太守王公通行與語合延為上客因留館郡東
南佛寺中時步入府議事稍不合輒為危言撼
之諸生時有在坐上者皆為屏息而王公益加
禮厚居數月嘗苦瘧滿病甚王公為訪疾寺中

復遺以金款歐不能去比歸數日竟不起是歲
嘉靖四十九年四月十二日也享年五十有四
王公行縣親拜其喪為文祭之言士徒以無用
之文希取世資至於臨事則錯愕不知所出曷
若吾子通明權略研窮當世之務論事成敗得
失即衍稷下諸生何以加焉而竟淝水困於絕
壘以死豈非命耶痛哉生平所著復有時政十
議燕湖志鯨磯山志若干卷並攜於世初編人
顧氏福建漳州照磨鼎之女子男一人女數人

科舉人娶周氏女三人繼孺人周氏女一人孫
男二人溫舒仲舒女二人大猷卜以隆慶元年
九月十九日葬君於夾潮塘先廷尉府君之墓
俞氏之族不著顯府君又蚤世而君與弟允濟
允濟皆少誓以翼相覆掩庶幾終自振拔未白
首而復相失誠有罔極之痛不能文故特叙其
行事與死之月日而志諸石

三弟季通墓誌

季通余弟也名允濟一字楫甫先廷尉府君早
世余兄弟三人季通最少鮮師友之訓性穎敏
獨好書籍架上嘗疊數千卷尤喜莊周韓非司
馬遷淮南八公之書慕其玄言而誦習之以為
文然率興時齟齬年至五十每歎無所見於世
思欲托事以立名節在諸生中有屈者轍往直
之語人曰即死後世亦知吾能以義自累其生
者必為人 負幹局能兼他人之事所有先人
敝廬傾阨不蔽風雨遂劬力經營二十年一
翕起新之以易常觀棟椽連列軒橋通明可

坐焚香而游娛其中余因名之曰清晏之室而
季通於此終不敢少自休暇以為生則營之死
則休之天之道也知者咸謂其才見用宜大有
益於世而竟不得用故居常多邑々恨其時之
不逢也隆慶二年七月二十日病下痢純血死
享年五十有二妻周氏大理寺寺丞鳳鳴之女
南京刑部尚書之二少孫康僖倫之孫自幼奇
警明慧知書大略雖族貴隆赫而為婦恭慎侍
先妣黃夫人疾甚謹娣姒同居能先意通緩急

無驕盈之習絕嫌間之言毋顧冝人寡居事多
諮決其女計事成敗識大體類非女子所能嘉
靖四十年六月三十日先七年卒享年四十有
二子男一伯良娶陳氏行都司經歷陳簡之女
女五婿朱世節縣學生縣學生秉僖之子王純
府學生温州府推官一誠之子王協貞南京刑
部主事執禮之子支如雷縣學生三錫之子顧
震嘉太學生咸康之子伯良卜以隆慶三年十
月十五日奉季通之喪葬於夾湖塘有字并

先塋以周氏祔焉嗚呼俞氏門緒不昌久矣季
通忽先子而死其婦賢亦既夭折死伯良孤苦
孱弱甫有室而諸女皆髻髻縵斬適人余又哀
夕淪漂骨肉遼索生民之艱殆極於此既葬之
三月丘墓草生時日滋遠伯良將懼名字湮滅
悽愴興懷請余叙其行事刻石而埋諸冢側以
示永久是為誌

仲蔚先生集卷之十四

吳郡俞允文著

墓表

故處士朱君墓表

公諱佑字思順姓朱氏崑山人年六十有九嘉
靖十八年九月一日卒以某年月日葬于縣東
北夫字圻中樂涇東原先人之墓域左然其墓
位以族塋冢累累不能容故別為墓以葬君墓
後數年其孫熙洽謀立石表於墓而以狀來請

書君之出與其德曰曾祖諱某祖諱永父諱
君沉粹而敏學家頗多藏書籍然遇火君獨聚
其遺書藉讀之至老不廢通戴氏記諸書尤精
朱子小學以其言為師楷教授子弟平生好賙
人之急而室恒如懸罄與人必擇而後交不利
削責人人有爭訟者每待君而解用是里中以
長者聞而君絕不求聞於人晚歲惟喜種菊花
開時輒召儔侶飲花下意徜徉自得也君娶
吳氏賢有儀法而以營劬勸

家年六十有

三嘉靖十三年十一月廿四日先君卒權厝墓
側逮君葬以二十一年月日始遷祔焉生子男
四人惟新 女一人孫男 人女 人曾

孫男 人女 人夫朱氏其先世自曾祖而下
皆有隱行以至君之賢宜顯幽而不揚今熙洽
於諸孫最長穎然負才彥明經能為偉文辭取
聲將日昌其家又豈非積德之所著歟因系其
文曰朱氏五世善損益愈患悃悃德惟君君之
嬉娛保和淳蓄幽其光燾社茅延垂子孫以家

成簾裝致勤獲豐殷厥土敬衍室新瑩松柏鬱
茂爛滋榮刺文表之永攸章

仲蔚先生集卷之十五

吳郡俞允文著

碑

嘉定重建啓聖公祠碑

天子即位之九年考禮秩祀乃以孔子至于今
數千載為天下通祀而子孫膺世享之封易代
奉之有褒無替而對梁紇尊為聖父而神位獨
與七十子之後輩列于庶廢禮逆祀莫此為甚
乃詔天下自太學暨州邑並建祠為專主禮祀

隆其壽為上公曰啓聖公復配以顏無繇曾參
孔鯉孟孫氏及宋程頤朱松蔡元定七人用推
聖孝以啟教本傳之罔極嘉定吳東鄙之邑初
嘗奉 詔建祠然僻居學宮東隅門西向側出
處所逼窄無以展禮飭事邑侯萬君思謙至官
克勤大節亟用靡寧諮詢稽度爰擇爽塏協位
之制歛羸宅徙齊事命日惟夏四月三旬而成
廟既改作大壯厥初昭祀孔嚴俎庭生敬于是
訓導施吳教諭陳文鉉邵本學生潘士英唐欽

堯陸琦唐尹等來告願刻銘以紀侯之勤惟孝
之大者莫若以天下養以天下養宜莫若舜而
止于其身孔子生而父死長而疑其父墓處及
母死葬于五父之衢而始獲誨于厥人軼父之
母孔子養不及親至於今數千載卒能顯其親
于後世為天下通祀此其孝信有踰于舜者惟
天子崇孝敦本而其禮加隆于古昔能採孔子
之志惟侯研滌道基又能闡弘德意勤於大焉
俾士民知教化之所由且是後也即事有漸

政之經誠不宜專使魯侯泮宮之事著美前
也乃作銘曰 於昭孔公天粹醇德玄立制命
應期五百誕育至寶含此聖極應世承循享祀
則忒天子永思百神咸秩汰逆明順率禮作則
光聖元孝不顯在昔肆詔邦畿爰暨州邑惟此
廟貌厥初孔窳萬戾其勤實殫厥誠卜遷于休
是經是營維臺巉巉維棟徯徯乃作石門合于
大高新廟既作是告是遷崇報孔嘉神樂其歆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振振萬侯受天之慶巖石

刻詞以永令名

吳江縣脩城碑銘代

吳江古松陵地為吳越要衝昔吳越王鏐偏據
一方始城吳江以巖保障其後張士誠復拓為
之逮 國朝奄有四海久屬承平城日就傾
圯往時海賊劉通施天泰等接踵入寇民過
莫能自保正德癸酉吳江蕭侯九成仍行營
址益拓為之而民藉恃以無恐然平時吏至不
三四年輒易去時亦幸以無警轉相用循不

繕葺故自正德癸酉至今四十餘年而城之傾圮者亦已殆半比歲倭奴肆言率取路吳江危偏特甚德安楊侯適蒞茲邑戮力拒守又出師畫大破賊於滕墩之野賊自是不敢窺境侯尤以賊勢未決非城無以自衛遂白監司聚貲歲糧協衆命日鳩工就功始事於某年月日即以其月日而城成千雉翼翼樓櫓翬翬百廢具興大壯厥初於是邑之士大夫相與歡慰請紀其事於予曰昔蕭侯之倭王文恪公葦為紀其事

民至今知有蕭侯今楊侯丁離亂凋瘵之秋而克以賢勞自著貽我以安以有完難侯誠有大利惠於我也蓋紀之俾我後世知有楊侯不亦善乎余惟古之才賢能與民擇患興利者往往其遺蹟與其所載記未嘗廢也是以古人持險不備卒取困敗而春秋於中城武卒成周之後必謹書焉以垂法後世况楊侯有惠利於民若此而可缺於紀述乎且方今朝廷急於用賢之時如侯之賢而未獲顯用屈宰一邑抱不

惠於民吾固知其不能久繫茲土也茲將書侯
之事以告來者俾知侯之心而不以怠廢則民
之蒙利奚止一世而已而諸君之請於是為宜
第余之言不足嗣王公之後而張侯之賢也侯
名某字某復為之銘曰 維吳之壇爰有松陵
襟江控湖百川所經南館楚越北走幽并粵昔
錢王是經是營以捍外侮於焉是城我明之興
實偃甲兵吏狎政玩日弛日傾蠢爾荒夷穢我
郊岡揚侯之來是艾是德誕奮厥旅以血脩飾

惟千萬年惟侯之慶敢告執政有此刻銘

仲蔚先生集卷之十六

吳郡俞允文著

行狀

先妣夫人黃氏行狀

先妣夫人姓黃氏世家崑山曾祖諱公祖諱公
父諱公母陶氏夫人家世受農父稍崛起行義
因散其所聚千金養豪鷹謀獵田間又喜乘騎
有直氣生夫人夫人兄弟五人最長生而通敏
不類初先廷尉府君失初夫人方氏聞夫人

婦烏夫人年十八歸府君府君時為諸生先夫
父視子嚴急子弟植立庭中令體不得搖家人
以文字通口語雖媼婢強必令喉轉不得輒鞭
擊之語一發無留行乃可時夫人故年少然善
於候伺於所喜即有合能空資賄以赴家之急
故大父數稱譽之以為新婦賢然時姊妹嗾嗜
湍室夫人与之居數十年皆結縵有恩及少姑
未嫁夫人為裝遣甚設如已女夫人為繼室於
他族能兼禮之如已族故允文有兩外家而子

弟咸憚敬夫人無毫髮可間指為私語先是府
君官於閩越間及遷廷尉府凡四為理官無深
文者亦以夫人為之內也嘉靖初府君喪於南
京夫人新寡而邑多繁徭耗其家太夫人陸氏
昏夜抱持兒啼泣夫人事太夫人唯謹嘗私語
兒太夫人春秋高兒無以事膠夫人心夫人居
必疏裳祭必臨哭如始喪未嘗以他游謁與
婦舍日訓督其男以檢書傳令與邑中名士交
通躬勤饒費以饋賓客且日給其家百數十

然夫人以沉度實無一錢意闊達如未嘗貧也
夫人為人懽和口無留言奩無留幣齋物以賑
貧族依義以薦疏姻在幼敦婉孌之儀既嫁肅
移賢之美故夫人歸府君者三十有一年而中
外欣欣無變詞矣夫人生子三人允升允文允
濟皆學官弟子允升娶太學生顧昂女允文娶
故太學生梁九萬女允濟娶大理寺寺丞周鳳
鳴女孫男一人伯靈女四人皆幼夫人以先君
卒之明年傷憂憤成疾後數年疾動疾病二年

嘉靖十六年十一月三日終于內寢嗚呼痛哉
惟先君之強年年四十有一而卒以及天禍夫
人後先君之沒十有二年年五十而又奄忽以
鯁疾嗚呼天其暴摧折之有如是哉嗚呼痛
哉不肖孤允升等卜以嘉靖十八年十有二月
七日奉夫人之柩祔於爽潮塘先君之墓嗚呼
不肖孤生無以寧夫人之居歿無以為夫人融
顯罪戾崇於厥躬猶復含血被肉不能即死茲
乃輟爰輯叙夫人世系行事敢請辭于大人

生刺置丘竈俾榮著其端於遠遠則不惟孤之
幸蓋先人之大幸也

仲蔚先生集卷之十七

吳郡俞允文著

頌

文德頌 并序 代

嘉靖三十六年春天子命侍御史河南尚公巡
行南方公行部必先即學宮拜孔子廟見諸生
及試其所有以敦沮勸先是學宮與孔子之廟
皆毀壞不治唯蘇州暨常熟華亭丹陽丹徒金
壇為甚公惕焉弗寧深唯孔子至聖而當世

能用退而考三皇五帝羣聖人之行事與其書
而刪述之盡經緯參贊之能垂貞明之法式於
後世至漢主好文始立廟祀孔子選孔子子孫
置百石卒吏一人守廟典主禮器大宰大祝令
皆一人侍祠而非通祀後世寢以為隘乃遂自
大學以遠郡縣皆得立廟學宮通祀孔子以為
萬世師令諸生誦習講說其中春秋祠饗知法
式之所由始雖三皇五帝之隆比茲為禩今學
與孔子廟皆毀壞不治則何以示崇褒興教其

公由是亟命有司斥其羨財儉工改為飾舊蓋
新命日而成剝陰開陽晦昧昭晰物睹壯麗之
容人知道德之尊而諸生莫不憤懣奮集各竭
精銳而興于學思不斁孔子之法式夫公天茂
粹質純懿博達綜覽羣書詠備九德撫柔元元
滌滌瑕穢所向豫震而尤克先本政以弘化厲
賢風動四方昔僖公有脩泮宮之德文翁有儒
化之美魯人歌之漢史記之矧公斯後之大而
民曾不知有責務力役之煩是公之于德可

謂有加于古矣能無頌乎乃為之頌曰
明明天子誕命股肱股肱伊何厥惟尚公尚公
其勤巡此南方朱衣繡裳有乘惟驄炳炳其儀
靡事不綜欽懿弘聖與天比崇萬世作程通祀
學宮惟此郡邑遭時屯蒙黷壞不治莫顯其榮
亟用詢謀詢謀僉同不日而新以報聖功自門
徂階自庭徂堂周圖新模刊落舊章離樓業倚
髯彤焜煌衺行生敬頤眇難詳奕奕新宮惟公
是營既世既麗長世之經百用具備嚴祀孔殷

登降有儀萬舞充庭增耀峻德撤暢威靈奕奕
其馨有師之尊者老嘆嗟耳目發明莘莘生徒
不戒以興以居以處率我攸行公斯勤斯敷化
若神登進俊彥擢拔淹淪啓闇以昭革濁以清
狂狷屬聖靡德不振令聞令望載觀厥成昔在
濟濟周文以寧品物咸若泰階底平俗厚風淳
鮮不在能惟公之威允篤斯城恢我教基光我
文德唯公之功疇是能匹顯顯惟公受天之福
既多受福永享千祿

武功頌并序代

東夷倭奴肆逆毒流宇內出入數郡之間其
外之聚並海壖與大江最近者尤為賊衝路得
徇最先雖王旅致討而猶鈎脅黨與阻衆紀威
稽留天誅未即底定以勤宵旰之憂徵師魏糧
天下騷然蓋由史士承平守備不完故也侍御
史河南尚公被命兼監統軍事公內建忠弼之
謨外恢干城之略踰年而義聲與稜威俱峻闔
廓隳落邊境清夷乃以其聚並海壖與大江最

近者宜並為城以阨賊衝而令役于有司于是
遂度其所宜城者以華亭之柘林上海之川沙
嘉定之吳淞江陰之陽舍鎮江之孟河為五城
而居之而又申令羣司明其伍候戒其兵甲險
其走集慎其官守以備豫不虞又寧黎蒸焉夫
宮城惡持陋不備不決辰而楚克其三都君子
譏其不備楚囊瓦城郢而不能衛君子譏其無
蓋是故居安而圖其患患至而圖其備備設而
慎其守文王之城朔方以禦四夷也而以南

宣王之城東方以屏諸侯也而以仲山甫詩入
誦之後世則之以其能完守備故也昔五城之
民得禍最先踏地跽天寄命無所今其父子夫
婦皆獲熙熙處其室廬而狎其田野若渴得漿
若寒得衣內外靖安流亡歸附豈非守備之完
使然哉事大而思重適悅而遠肅是公之于武
功可謂有加于古矣能無頌乎乃作頌曰

溟海之壖大江之隅虛落林聚環水而居因田
而耕因澤而廬日化鋤耨耳絕戈艾天下安瀾

沉潛樂胥民之泮無實弘我亂婁婁東夷逞其
雕悍嘯呼煽熾入我郊畷白骨交野凶播禍近
惴惴姬姜號天以窳將無專謀兵不宿莫營成
相潰羣妖周環惟此鞠訥日生月胤英英尚公
惟良惟聰既文且武齊邁羣龍克簡帝心朝議
惟同式是明命是經是營監我六師以董不韙
六師逢逢靡不率從遂成其衝謨此大功連連
海壖泗泗大江臨臨新城螿賊是屏休我黎民
靡有震驚忘此荒寘笑語歡迎是田是畝

寢廟匪公之謨昌賴以寧既寧以息鮮不斯
商恃孟門而國以敗梁溝公宮而民是潰惟
之大善在守備公實事事既嫗既吻保我封
以薦伊祐我儀其人南仲山甫物有繁植人
扎庶嗟我庶類如熙春波我公之功猶彼山河
不竭不磨億禩靡加

保障江南頌

并序

嘉靖三十有三年春蠢茲倭夷弗諱肆雲中頁
大江以南糜沸雲亂婪婪狡衆狂趨潭奔攻

城邑剽殺將吏百姓流亡歸命無所列校緣成
屠潰失守者難以比數徃徃告敗上京殆靡寧
歲皇帝為之肝食晏寢推命上將界之提鉞乃
大舉楚蜀之矯悍齊秦之技擊羗戎之豪首暨
閩禺之楨師隱隱鞬厚集堅重之陣十有餘
萬期於殄滅乃已餽餉傾於州郡天下騷然夫
驅天下之全力推魁折之殘醜泰山壓卵未足
稱喻然而師之謀律損費傷威亡士無功遠
歲月時惟侍御史汝南周公膺英浩之上

卓遠之純德審諤著節貞亮熙朝運變知機
祇誕命監戎四郡保障江南示德示威有張有
弛申滌明誓勒部按隊簡稽精堅采拔淪滯當
無費留罰不踰制援籌六奇之中決勝千里之
外謨臣武將袷服繫衣之士莫不拂帽鏖賊身
驚推鋒而乃陸格矛盾海蓋艤衝雷厲風驅天
旋電激建祀姑震鳴鼉藐觀乎高岡流慮乎
垠橫厲睚睨肆險奔欲敵未及覆刃已先加
鏑所從不期但殪控絃生俘聯括腐誠棄所獲

蹂淫夷窟殫蕩焚星流慧掃反旆回軫以恬以
嬉凶頑既夷宿憤既摠而公尤以亂離斯瘼饑
饉存臻閭閻有杆軸之憂城邑無藩籬之固乃
紀顯劉奏蠲免田租底力辭豐損滋示儉不矜
不伐雖休弗休帝用酬庸寵以殊典進式多士
載觀厥成炳文武其並隆兼感德而兩懋保障
之功未有若斯之盛者也昔漢趙充國之伐先
零竇憲之擊匈奴皆以才技權威希亂圖功竊
威極遠黷武於不爭之地而揚雄班固之傳

著之銘頌至今稱之不絕矧公義在庇民忠
效主將神禮樂之場夷凶財賦之壤俾決力於
一戰之眇致元功於累挫之餘苟非被之歌頌
則後世將何所稱法哉其幽介末才學慚庸陋
雖不足以軼於先藻揚闡殊烈然不勝慙款敢
述保障之義作頌一篇庶萬分之一也頌曰
芒芒圓象渾渾方儀降祚有明拓統開基肇建
皇極參黷以釐俊民用章九有以綏其一
周所不臣漢所未征驟山驟水輦贖航珍狼歌

烏譚王潤金聲十聖相禪重輝嚴明

其二

既輝既明崇極斯圮蠢茲狡夷犯威干紀猛勢
煽熾參譚駮駮揮鋒成霜飛矢成雨其三

火烈燎原所濶浮烟載陰載陽上頽玄顏愜愜
士女扶服蹄天野有委骸填坑塞原其四

師無專策兵交卒潰稔寇資糧挫銳銳我既
無素彼乘其弊覆師敗績毒流宇內其五

環我華域化為敵墟兮我黎蒸化為敵俘敵強
援闔城危氣孤我之不克日月其徂其六

帝赫斯怒誕命帝臣選徒十萬是討是震顯允
惟公允武允文監我六師帝曰汝能其七

料敵合變恢我鴻算九地匪幽重玄彌煥濟威
能寬處仁則斷臨危引義剋期剪亂其八

我師無方有紀有綱初服齊志渴關甍攘懦夫
虎奮弱子鷹揚我矛我盾靡用不臧其九

左屠右勢至於海隅維綃揭檣連艦接艦島驚
龍掣洞薄空虚曷悟所歷惟敵之暮其十

于海于陸昏我王旅海扶脩鯨陸斲發窳彼鯨

既窳我噉我哺舉無失榮謀無遺譖其十一

唯彼卒昏亡精怖魂進不及降退不及奔仇頭

髡鬣獠眼瞋瞞悔前之為誰乞予恩其十二

曰昔彼夷弗迪弗馴邈矣太祖斤而弗宥曷不

斯懲冥頑是嬰恣命不圖以冒天刑其十三

我之既克遂旋我師我憤既摠告功以時練恢

闔懌穢慝清夷我有元功匪公孰為其十四

公有謹言翼我曰祖我有饑饉公來其蘇夙夜

罔懈勞謙日濟拯溺拯顛曾是以娛其十五

我盾我矛封我蘭錡休我師人藝我禾黍更造
夫婦肇有父子化罔不漸澤靡不侈其十六

山甫補闕方赫禦侮顯允我公曠世同矩既擯
其根又紬厥緒明睿在躬靡德不舉其十七

洋洋惠風浼浼令猷運合道行益慎厥備寵命
紹至對揚天休文明內止武烈外彪其十八

湛恩弘濃元功郅隆作冠百辟克始克終天心
愉愉薦成于宗旁賜協氣以及昆蟲其十九

千祥莽莽禹禘穰穰于何不蒸惟公是享孰克

明賢而不斯仰垂輝後世增耀疇曩其二十一

邑侯宋公榮召頌并序

邑侯宋公蒞政之三年民稱乂安治理著效下

孚物聽上簡帝秉寵命荐臨方膺顯授七月

之吉奉召北轅公德在人感被自薦里歌巷詠

膺至臻也以注况今事絕稱喻於是邑之耆老

某等慕切攀轅不期咸萃乃相率咨度思述功

德以播遐祀粵惟在昔苟有遺愛罔不廟壑勒

宗褒獎潤色况今親當其事而有缺於楹場者

乎報作頌一篇詞之優游文慚炳蔚其詞曰

於樂休代天啓洪聖克睿克哲龍德中正光臨

九圍萬景睿鏡乃眷黎蒸登彼髦儁 其一

燁燁我公時惟鳳舉英朗外昭冲夷內美式允

帝求畀于百里于吳之疆我公戾止 其二

乃振華纓乃縮銅墨屈已弘化示民以則激揚

清流開灑芳澤上法烹鮮 其三

義後威稜稜遊智刃 其四 奸渠自寢宿詔

靡盬疑詞惟允教 其五 理準 其六

經畝匡後决壅流清徵歛以期蔗葦以勤稼穡

冒蓄我賦曷登衆瘼時蠲百廢具興 其五

展窠有赫敷施其德夙夜罔懈既完既實積粟

千箱鳴弦萬室曾是徒勞茂此殊績 其六

惟時殷會入覲紫庭對揚王休最于百城帝曰

汝賢詔于阿衡肆于寵命俾升于京 其七

呈言過駕于彼翔塗慶雲翊執祥風播種我公

于邁載馳載驅矯矯羣龍奮于天衢 其八

煌煌播紳言鋪其藻皤皤鄉耆扶耒道若北仁

曷親非賢曷寶民有常懷非公曷表其
所居民富所去民思尚想前良于傳有之昔聞
其聲今親其來申頌斯章以永令規其十

耆英頌 并序

耆英頌者為通政張公作也公以初進士授濟
寧州守其後復補開毫二州所至以惠愛著稱
於民又能以顯畫誦除巨盜刻石紀功德焉累
遷至刑部郎中通政司參議不能降志權貴九
廟災遂引咎自劾而實非故帝也家居十有餘

載軍事產業乃南尋武夷匡廬之勝址暨瑯琊
之山沿回數千餘里靡不窮覽無論吳越真可
謂抗跡區外者矣至若孝友之行克勤於家長
厚之風足被於俗發篇流咏汎愛延納包含衆
品開廓常倫年屆耄期神志彌固羣公虛位而
師老成安車之招將賁立壑矧復濟濟哲胤齊
慶有儀燕喜婆娑榮映南國揆之洛下諸公雖
世殊地異評之耆英信無慚德某不敏敢作頌
曰浩浩南國萬生哲人寸高拔世道茂經綸

撫翼天階以隆德養冠冕海內羽儀朝廷遐邇
希風結轍成羣顯顯君子矯跡爭門秉節不阿
違惠紫身飄然遠引以振翬塵寄情嶺嶠願志
典墳逍遙而遊越載彌旬谷迷夏草曠惑春雲
僉曰達隱有異沉淪從容自娛抱璞含醇羣公
讓德欲屈蒲輪尚以非時度俗懷玆揮金當年
靡計後昆登享壽考松喬與均氣邁壺叟心虛
谷神載歌白華其樂欣欣敢稱作頌嘉慶日新

吳郡太守太原王公宣風頌

吳郡壤土千里其歲賦及財貨輸于哀師者數
百有餘萬天下財賦之彊也比承寇亂之後師
旅繁興飢饉荐至百姓彫敝奸宄滋萌吏皆因
循守職不可禁制 天子以為憂思欲久安之
郡守非親選置不得往由是太原王公自知鄴
州及同知鳳翔嘉績不著克厭上心即擢守茲
郡公慮敏寬平勞謙薦厚外敷簡大內蘊精明
事非古不費於政政非經不加於民剴決醫獄
糾剔潛蠹懾懼強禦懷保惇弱恢崇峻茂被

幽隱勤穡務農飭備要塞殊苛頌之絲除弊酌
之令濡汪濊之澤敦純懿之風開太平之基宣
中和之化到官踰年邠中人安遐迩懷慕有加
厥初同知金華事周君胤昌為公同年進士舍
又為公屬縣民蒙公之化因命其綴文以顯至
德其亦辱在編戶行能庸劣學術無以自異於
衆濫獲承公之顏色荷度外之殊禮退而幸慰
恥于距躍矧敢自匿其薄伎竊聞太守吏民之
本昔漢宣帝時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言

與行及治理效者加璽書勉勵增秩賜金以寵
用之故良吏盛於其世稱為中興而益州刺史
王襄時以政治和平百官樂職欲宣風化於衆
庶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依鹿鳴之聲而歌
之當世以為盛事今公親膺重選以理亂絕真
能宣風化於茲上斥漢之良吏何以加諸仍俾
如公者數人列治一時以寵其用於大下則中
興可幾矣寧無感述以美之誠以美至德而述
形容者莫過於頌報謹作宣風頌一篇庶列之

詎謠歌之嚮道示刑宇內使襄等不得事休舉
於叢藉也頌曰

於赫有明惟時誕興受祚自天以奉天刑戡定
厥亂以有叅蒸荒憬來同四方底平其一

既同既平休我師人干戈載輯俎豆斯陳在安
忘危詭言虛稱國玩政逸靡繫不縶其二

過矣東夷狡馬是侮惟是華國是師是處空我
杼軸躋我黍稷瘼此羣黎歸命靡所其三

帝求明德綏此羣黎申命百司疇克舉之曾是

夙夜愍斯勤斯僉曰惟公實克以綏其四

帝曰嘉紘與爾剖符自彼鳳州來此東吳顯顯

惟公派命以趨爰拯其危其疾其驅其五

公來惟何朱輪華轂方熊載軾六轡沃沃新綬

若若清風載穆對揚天休靡德不育其六

倚公之德疊疊翼翼靡不柔嘉靡不為則剪我

杞棘道我發賊古訓是獲不愆不忒其七

威儀孔赫德音不斁是句是宣罔或於逸肆成

髦士好此幽側豈曰小悞教鋪俗易其八

爰昔惟良，休有烈芳。有集威鳳，有美甘棠。有覺
惟公式，是用光如絲如縑。其出彌章。其九

湛恩洄洄，如彼流泉。帝斯萬年，公受祿實駢阨。
多受祿于孫，繇綿壽考。日濟水亭南山。其十